

读者[®]

原创版

DUZHEYUANCHUANGBAN



ISSN 1673-3274

CN 62-1190/Z



官方微信



官方微博



2022/07

邮发代号：28-221/七月上/总第243期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1 周年

1921 ★ 2022

心中有信仰
脚下有力量

广告

破季订阅

世界宏大
我们用纸页的温度
记录每一份平凡的感动
每一份心动的美好
留存温柔、欢笑、泪水和失去

欢迎订阅

2022年

《读者》（原创版）杂志

杂志订阅方式

邮政订阅方式：

1. 前往离您最近的邮局，或拨打11185转人工服务，告知工作人员杂志邮发代号 28-221；
2. 登录中国邮政报刊订阅网（<http://bk.11185.cn>）订阅杂志；
3. 扫描邮政订阅二维码订阅杂志。



邮政订阅

读者官方订阅平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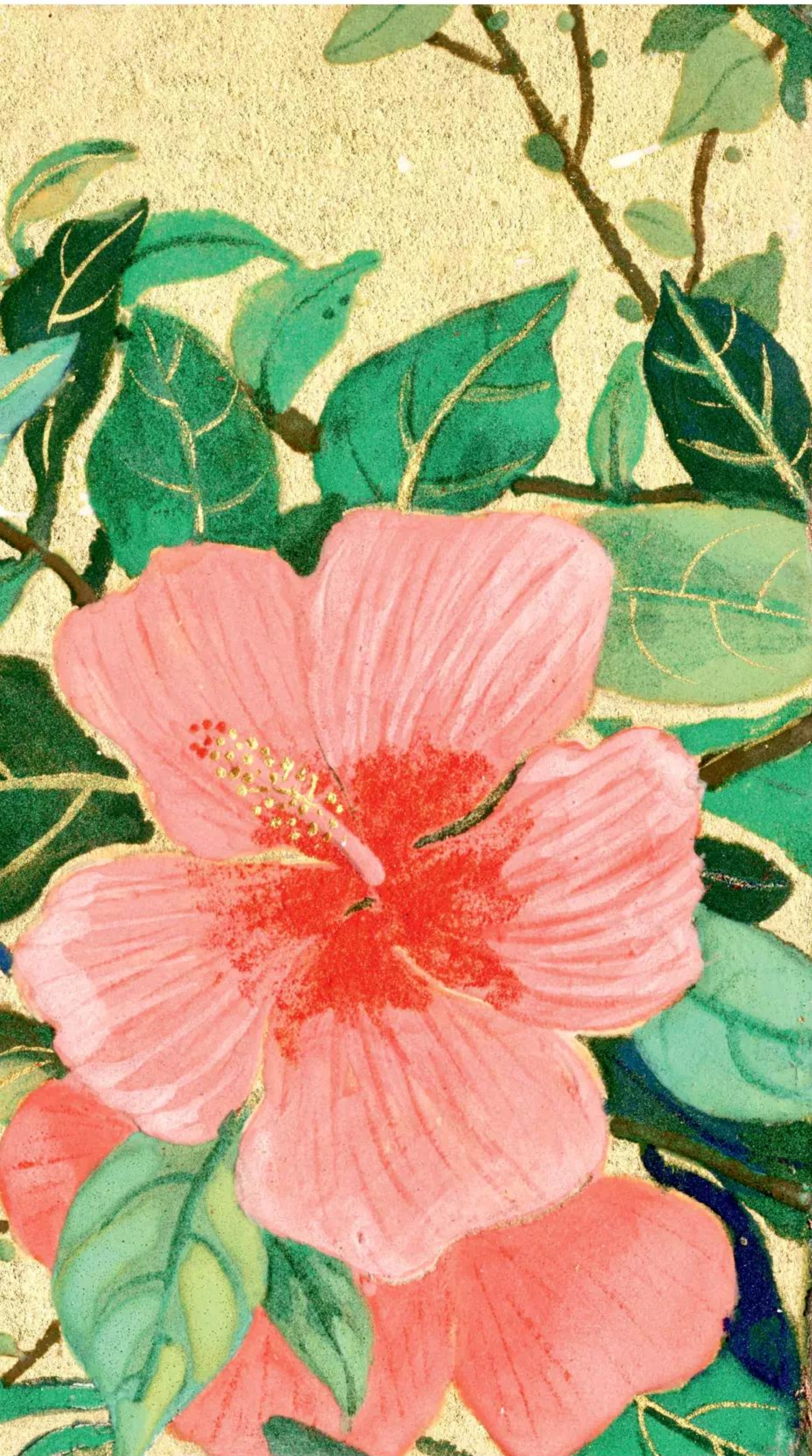
天猫购买



有赞购买

| 洞 | 察 | 人 | 性 | 幽 | 微 | | 体 | 验 | 世 | 间 | 辽 | 阔 |





2022

7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1 建党节	2 初四	3 初五
4 初六	5 初七	6 初八	7 小暑	8 初十	9 十一	10 十二
11 十三	12 十四	13 十五	14 十六	15 十七	16 入伏	17 十九
18 二十	19 廿一	20 廿二	21 廿三	22 廿四	23 大暑	24 廿六
25 廿七	26 中伏	27 廿九	28 三十	29 七月	30 初二	31 初三

《读者》（原创版）和你一起
度过2022年的第七个月

扶桑

这幅作品的创作灵感来自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公园里随处可见的扶桑花，以其为素材，以岩彩画的方式呈现。

岩彩画是指使用天然矿物研磨制作的粉末辅以天然有色砂、有色土、人造新岩、水干色和金属材料调和动物胶绘制在纸、绢、棉、麻或木板上的作品。

岩彩画已有千年的历史，早在汉唐时期，画师就已经画出极具东方审美的岩彩壁画。而今，随着新岩等人工合成的矿石颜料的出现，天然矿物色所缺乏的色相被不断弥补。岩彩画的质感与魅力被越来越多的年轻艺术家所喜爱。

图 | 熊宏娇 (JOJO)

插画艺术家

主要从事绘本、绘画创作，擅长岩彩画以及综合材料创作
毕业于厦门大学油画专业

2021年于北京TWELVE MOONS设计品牌店举办个人综合材料插画展《夏花》
2022年于重庆果木艺术空间举办个人岩彩展“入梦”

绘本《我的懒妈妈》即将出版

强

国

有我

不
负
韶
华

奋斗有我，
让人民更加幸福
奋斗有我，
让家园更加美好
奋斗有我，
让祖国更加昌盛

青春万岁，
强国有我

公益广告

“做题家”

那年寒假，我在家乡的一所大学英语辅导机构做了两个月的口语老师。来上课的都是当地的大学生，除了她——她来我们这里陪姥姥待一段时间，就报了一个4周的短期班。

第一堂课前，有人在学员信息表上看到她读的是全国排名前十的大学，引起小小轰动——其他学员都是普通高校的学生。

第一节课刚开始，我给了她一个发言的机会。所有人都很期待她的表现，但她居然磕磕巴巴连不成一句话，口音也很蹩脚。从全班的交头接耳中，我能感觉到，大家的期待迅速变成了对她的奚落。

“她是怎么考上那所大学的啊？”

“我的英语口语都比她好很多……”

也许她意识到了大家的反应，便用中文解释（我们的课堂要求全英语对话），她自小生活在一个西部省份的小城，那里高考英语听力不计入总分，所以她的英语听说能力相对较差。读大一后，她真正接触标准的听说学习也就几个月的时间。

难怪如此，她的“哑巴英语”也就说得通了，可是其他人的关注点好像并不在这上面。

我听到有人说“她不考听力”，还听到说她是“做题家”，又看到大家意味深长的目光，仿佛达成了共识——她的优秀是因为借了不考听力的东风。

下课后，我查了一下，在她的家乡省份，她要考到前千分之一的名次，才有机会被现在的大学录取。在任何一个环境中，这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她告诉我，她想在大二时申请去美国做交换生的名额——这需要她在大一暑假前拿到合格的托福



成绩。我从心底佩服她优秀的高考成绩，但也知道，如果想拿到好的托福成绩，她已经落后在起跑线上了，她的竞争对手不是和她一样的学生，而是极为严苛的打分标准。这场攻坚战也未必能让她的口语在短时间内脱胎换骨。

一个月后，她回到老家继续备考，再之后，我也辞掉了英语口语老师的兼职。偶尔打开口语班的QQ群，我会发现，从“day40”，到“day110”，再到“day190”，群里自律完成口语打卡任务的人越来越少，但她的名字每次都在其中，越来越显眼。那意味着，她每天至少要花一小时练习口语。

那年的托福考试延期，直到8月，她才参加了第一次托福考试。等出了成绩，她给我报喜——考了111分的高分，口语离满分只差3分。

盯着手机屏幕上的数字，我竟一点儿都不觉得意外，因为我看得到她的努力。她不是应考试而生的“做题家”，而是面对各种人生难题，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战士。她的优秀，没有借助一缕东风。

在那之后，QQ群里每天完成口语打卡任务的名单里还是有她的名字。我问她是不是还要去美国，她说已经改变规划，准备在本校完成学业。我又问她为什么还要每天练习，她的回答是：“不是为了考试‘刷分’，我只是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

就算没有良好的听力和口语基础，就算带着家乡口音，但是目标明确，并为此而不断付出努力，真的能脱胎换骨。

这是我那两个月做兼职英语口语老师的最大收获。✦

文 | 葱花薄荷

读者原创版

2022年7月上 总第243期 本期7月1日出版 旬刊

ISSN 1673 - 3274
CN 62 - 1190 / Z
国内邮发代号: 28 - 221

主管 |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 |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人 | 刘永升

期刊出版中心
总经理 | 总编辑 王铁军
副总经理 | 副总编辑 王 飞 郭佳美

编辑出版 《读者》(原创版)编辑部
主 编 刘 燕
责任编辑 刘 燕
编 辑 李东涛 王旭升 马体娟 高 原 崔 娟
祁培尧 章艺馨 杨 静

美术编辑 于沁玉
制 版 万 洁
电 话 (0931)8773388
通 讯(投稿)地址 (730030)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读者》(原创版)信箱
电子信箱 duzheyc@duzhe.cn
社 址 兰州市城关区曹家巷1号新闻出版大厦16楼

品牌运营部 总监 高 原
编辑 许国斌 蒋 政 章艺馨
电话 (0931)8483965 8484486 8484657
营销部 总监 王旭东
发行经理 牟瑞新 袁 枫 冯 璐 李 磊
电话传真 (0931)8773275 8773201 8484797
综合部 主任 钱 茹
电话 (0931)8486271

本刊法律顾问 上海市汇业(兰州)律师事务所
电话 (0931)4524528

印 刷 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市通州区科创东二街3号院3号楼1至2层101
电话 (010)59011254 59011234
本刊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联系印刷厂调换。

广告发布登记号 620000004
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

版权声明

本刊刊载的所有内容,未经本刊书面许可,任何人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他方式使用。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杂志购买



官方微信



官方微博



官方京东



官方天猫

本刊内文使用图片,除有注明,均由视觉中国供图
定价: 13.00 元 惊喜价: 10.00 元

目 录

— 开卷

05 | “做题家”

葱花薄荷

— 特别报道 喜迎二十大,礼赞新时代

16 | 我深爱着的这片黄土地

王兴国



— 黄昏菩提

24 | 豇豆熟了

明前茶

— 心的对话

26 | “榜一大哥”是我妈

曾 颖

64 | 一朵蒲公英,落在小陈的土地上

黎继新

— 城南旧事

10 | 在伊犁,只有冬天的村庄

周玉红

14 | 月亮门

虹 珊

28 | 流淌的暑假时光

事已至此

61 | 老街和图书馆

小 蒲

— 人在旅途

66 | 俏三姑

刘水清



— 笔端流云

32 | 紫气东来

李丹崖

69 | 夏夜乘凉

沙 仑

— 无关风月

56 | 全世界的房东们

樊北溟



百家杂谈

30 | 做难一点儿的事情

Lachel

34 | 早就看见你了

高东生

54 | 爱自己的我们为什么不快乐

陶瓷兔子

专栏

36 漫绘敦煌 | 邂逅一场古人精致的下午茶

王琳 大冰咂

40 隐秘青春 | 矿区的方言作文

七焱

44 咖啡时光 | 激流之上

童玲

47 长安客 | 张双喜

蟠桃叔

50 四时佳兴 | 画眉

南在南方

52 管理一生 | 师父要我一同跳槽，我该不该走

林特特

72 独门秘籍 | 圈子是不会自己出现的

叶倾城

文化瞭望

08 | 最话题

39 | 绘本

13 | 思想碎片

70 | 书房

38 | 笑场

71 | 光影流音

征稿启事

1. 未曾在纸质媒介公开发表过。

2. 题材、体裁不限，风格不拘。文笔简练，短小精悍。鼓励新人新作。投稿时请附作者简介。

3. 一经选用，杂志出版后即付稿酬和样刊。本刊稿酬为每千字300元~600元。

4. 投稿方式：邮寄：(730030)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读者》(原创版)信箱

电子信箱：duszheyc@duszhe.cn

5. 不退稿，请自留底稿。30日未接到用稿通知者可自行处理。请注明详细联系方式(电话、地址等)，以便及时取得联系。

声 明

1. 本刊来稿要求首发，切勿一稿多投。向本刊投稿者，应当保证作品著作权的完整性、合法性，作品及内容不得侵犯他人合法权益。

2. 因条件所限，来稿不退，请自留底稿。若稿件投到本刊超过30日未接到用稿通知，作者可自行处理。来稿如被采用，除非另有约定，将会被发表在包括但不限于本刊、本刊合订本、精华本、增刊、丛书、读者网等《读者》系列媒体以及本刊合作网络、手机媒体。

3. 本刊在采用稿件后支付的稿费，除非另有约定，已包括稿件今后发表在本刊合订本、精华本、增刊、丛书、读者网等《读者》系列媒体以及本刊合作网络、手机媒体的稿费。稿件在本刊发表之后，除非另有约定，作者即已授权给本刊处理转载事宜。凡以转载、转摘、复制、翻译等方式使用该作品者，除非法律另有规定，必须征得本刊同意，并在使用时注明转或摘自本刊和注明作者姓名，且须向作者支付稿酬，否则将追究其侵权责任。

凡向本刊投稿，即视为同意上述条款。

封面 \ 清溪夏影 \ 视觉中国 供图



那些电影镜头般的生活画面

TOPIC

本月最佳

柒柒：傍晚的故宫，游人渐渐散去。逆着人流走近一处院落时，四周已一片寂静。金色的夕阳余晖洒在砖红色的大门上，一时间似是光阴流转，只觉数百年的时光不过这一门之隔。我带着希冀，小心翼翼地将门推开，一男孩忽然探出头来，惊疑的目光对上同样惊疑的我，男孩小兔似的从门后窜了出来。我不由摇头痴笑，我在期待着什么呢，宫装丽人还是千年的时光？

焦怡迪：从纽约中央车站出来，夜幕已经降临。不知从何时起，天空开始飘雪，洁白的雪花飘落在正热情演奏的街头艺人肩上，融化在街边冒着热气的热狗里，落在我的黑色皮靴和红色行李箱上。漫天飘零的雪花把电影里繁华冷漠的纽约定格在这样一个充满人间烟火气的瞬间，而我这个异国游客也被包裹其中，长久驻足，舍不得离开。

郎宁：有一次自驾出行，车开到一个服务区，突然看到空中五彩云朵间隙漏出丝丝天光，这是大气的丁达尔效应。微冷的空气里，我看见橘黄的天逐渐变成绯红，接着是绛紫、绀青，再慢慢一点点暗下去，最后暮色四合。那天是中秋，太阳落下去，一轮金黄、硕大的圆月迅速升起，很快，银辉遍洒大地。我突然被这幅画面治愈了。

芊夏：初中时，教室窗户朝西。到了夏天，第二节晚自习前后，夕阳便轻染晴空，天空变成一片淡蓝，在光的折射作用下，还有一部分浅粉和深紫。当红橙落在远处的高楼之后，深蓝盖上晴空，几片灰白的云便显露出来。几个同学偷偷溜到操场上，感受这不到一刻钟的壮美。可惜那时没有相机。毕业后，再也没见过那样令人震撼的晚霞。

郑佳纯：我的视线聚焦到高铁站检票口处，身着五颜六色服装的人们推着行李箱有序地往检票口移动：妈妈小心翼翼地抱着熟睡的孩子焦急地等待着，蓝色口罩难掩她脸上的疲惫；情侣手牵着手缓

将你对下期话题的回应（不超过150字，附上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到 ychuati@dazhe.cn，
一经刊发，即支付稿酬50元。



最话题

缓前行，相视而笑；鬓角发白的工人扛着圆鼓鼓的青色麻袋，局促不安地挪动着脚步；背着黄色小包的男孩兴奋地举着身份证，迫不及待地拉着他西装革履的父亲冲进站台……你说，这汇聚了人间百态的画面怎能叫我不动容呢？

梦里：我家是开小饭馆的，早上卖一些包子汤粉。初中的时候，学校要求我们六点半到校上早自习。冬天天亮得晚，长长的街道没了白日的喧闹，万籁俱静，只有路灯孤零零地亮着。我摸黑从家里走到店里吃早饭，远远地看见我爸打开蒸笼，水蒸气腾一下冒出一大片，老爸整个人被雾气笼罩着，头顶的灯光也被水雾晕开。黑色的背景中，我家的店和我爸仿若一张现实主义油画……

阿香：印象中，外婆满头银发，一丝不乱，圆圆的发髻，长圆脸布满皱纹，侧襟蓝布衫，灰布裤，干净利落。外婆做得一手漂亮的针线活儿，布鞋做得尤其漂亮。做针线活儿时，外婆把线头放嘴边用口水浸润，再将其捻尖捻细，凝神静气，可针眼总是不听使唤：“金唉——快过来帮我把线穿上。”拿起我穿好的针线，稍做整理，外婆就气定神闲地做起活儿来，还时不时地把针在银发上划两下……外婆去世30多年了，可这画面，一直都在。

凉霁雯：朋友酷爱钓鱼，有次他邀我同往，去一条名为白浪河的河边垂钓，还神秘兮兮地说“景色绝佳”。日落时分，令我瞠目结舌的画面出现了：粉红色的天幕悄然垂下，而在这温柔而浪漫的苍穹之下，还有碧绿的芦苇、黑羽红嘴的野鸭。霎时，我不再孑然一身，而是化身为大自然的一部分。

简希：乡下的傍晚格外安静。我刚进门就看见父亲抱着大茶缸子坐着睡着了，身子前倾得很低，似要陷进椅子里去；母亲在一旁低头剥着大蒜，听着电视机里播着的新闻；炉子里的火烧得正旺，茶壶盖儿被翻滚的水一下一下地顶起，吱吱作响。不知怎的，觉得很温馨却又心生难过，猛地想起网络上的流行语：“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回想自毕业后，从工作到结婚生子，总是父母打来电话嘘寒问暖，我却从未听他们说起自己的近况。看着此刻的父母，我潸然泪下。◆

下期预告

你还记得你收到的各种礼物吗？它们是亲人、朋友、恋人间对爱的表达，也是人生旅程的小小印记。可是，当我们收到一些“小小印记”时，竟会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尴尬，因为它们实在太奇怪了！2022年第8期最话题：我收到的奇怪礼物。2022年7月5日截稿。

积极、阳光是每个人都希望拥有的生活状态，但对于偶尔出现的负面情绪，我们也不能任其积聚，理性面对，合理地纾解，才是“对自己好”的正确态度。2022年第9期最话题：你的负面情绪清理技能。2022年8月5日截稿。



在伊犁：只有冬天的村庄

文 | 周玉红



记忆里的伊犁，每个冬天都会下没过膝盖的雪。在大雪后独有的静谧空灵中，天地间只剩下惊心动魄的蓝和令人目眩神迷的白，一切物体的轮廓都变得圆润敦厚。

在夜无比漫长的冬日里，人们的生活照常进行。天还未亮，雪地还泛着幽幽蓝色的时候，雪地上就有了第一行脚印，那是早起喂牛羊的人、早起的老人，以及出发去村里小学上学的我们留下的。

割得脸生疼的寒风，火炉上

的剩饭、橘子皮和红薯，冻得麻木的手指，操场上的尖叫，激动人心的小学期末考试，之后就是更激动人心的寒假。出了成绩，如果考得好就可以去姑姑家，因为我总是考得很好，去姑姑家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儿。

大巴在弯弯绕绕的山道上以

极慢的速度攀爬了数小时，因为晕车而昏沉的我将脑袋抵在车窗上，看见外面白雪皑皑的群山在太阳下闪着银色的光。到了雅玛图的渡口便下车，坐船横渡冒着白气的伊犁河，再坐十几分钟三轮车，掀开三轮车沉重的棉门帘，就能看到姑姑家的小村庄了。小学寒假的大多数日子，我都在那里度过，那是我最快乐的时光之一。

伊宁县的每个村子，每周都有固定的赶巴扎（集市）时间，姑姑家所在的村子，赶巴扎是在周三。每到那天，庄子正中央的十字路口会聚集很多人，像是凭空冒出来似的，远远看，仿佛雪地上的一群蚂蚁，他们支开摊位，卖衣服、鞋袜、小首饰、五金、蔬菜、小吃等。

我在很多个巴扎和店里都见过那个翅膀上带着弹簧、动起来一闪一闪的金色蝴蝶发夹。我做梦都想拥有它，但一直没法圆梦，因为我留着短发——妈妈觉得省事儿且干净利索。姑姑不仅给我买了蝴蝶发卡，还买了一对粉色带坠珠的头花，层层叠叠的花边，中间是一只可爱的小蜜蜂。姑姑还把我常年不变的短发扎成两个小羊角辫。

每到赶巴扎这一天，姑父都会出手阔绰地给我零花钱。大家都说他是“小气鬼”，但我从来都不这么觉得。

路边停着的小皮卡载着各种各样的鞋和棉裤，还有数不清的玩具以及密密麻麻的其他小玩意儿；再往外一点儿是卖蔬菜、水果和小吃的；巴扎的最外围延伸到村外的空地，那里是鸡鸭牛羊的交易场所。

村里唯一的商店平日里是整个庄子最热闹的地方，此时却缩在大榆树的后面，门窗紧闭，无人问津。大榆树下的红薯炉子冒着香香的热气，旁边是陈列着糖葫芦、芝麻杆和爆米花的三轮车。每次正午一过，巴扎慢慢散去的时候，我已经吃了很多的糖，手上黏糊糊的，捧着一堆小玩意儿心满意足地回家去。



爸爸和姑姑年龄差得多，所以哥哥姐姐们也都比我年长不少，因此我这个远方来的小侄女、小妹妹独享着全家人的宠溺，这是在姊妹众多的自己家没有的体验。住了几天后，姑父会说：“过了三天不是客，姑父的丫头明天开始就不是客人了。”但是我想多当几天客人，因为当客人调皮捣蛋也不会挨骂，于是我开始耍赖，姑父不忍心我这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受委屈，就笑眯眯地宣布，我当客人的期限再延长三天。

大哥是家里的稳重长子，而且大家都觉得他这个人性格过于

文静了，但我和这位文静的大哥很是亲近。或许因为自己没上成学有遗憾，他对我的学习监督得相当严格，还会唠唠叨叨讲一堆那时候的我根本听不懂的道理。他是个很有耐心的人，我不会组词，跑去羊圈里找正在给羊喂料的他，我在这头儿大声问：“是眼睛的那个‘目’还是森林的那个‘木’？”他隔着咩咩叫的群羊和石槽，在那头儿大声回复：“年（眼）睛的，年（眼）睛的。”

羊圈里弥漫着的热气，来自羊的体温、羊的呼吸、羊粪，还有青贮饲料，混合形成一种近乎醇香的味道。热气汇聚在头顶几根松木搭成的房檐上，那里还别着几把芡芡草做的大扫帚。芡芡草是夏天哥哥姐姐们趁着在田里干活的间隙，从河沿上收割而来的。我自己家里没有电视机，所以对姑姑家的彩色电视稀罕得紧，《雪花女神龙》就是那时候看的，当时觉得上官飞燕和男二号长得太好看了。不过最常看的还是动画片，一些忘了名字的动画片里面的画面至今印象深刻。不过看电视也不总能尽兴，经常看着看着，一个黑影忽然往电视前面一挡，啪的一声，大哥关掉电视：“电视都要被你看得烧坏了，写作业去！”

门口高高的台阶旁立着一根木头杆子，上面接着一个用铜质的圆孔蒸笼片做的信号接

收器。晚间，一家人围坐着看电视，电视一旦出现雪花了，就得跑出去晃一晃杆子，别人晃还不好使，只有二哥才能晃出清晰的画面。上房修理信号接收器也是二哥的事情。屋顶是二哥的“秘密基地”，他有时候一言不发地坐在上面看着远方，不知道在想什么。沿着他的视线看去，就是前院几家邻居的房顶，以及家门前不远处的岸边白杨林和河对岸的萋萋荒草罢了。他有时候还会站在屋顶上，拿着小灵通，在冷风中哆哆嗦嗦地和人打电话——那里信号最好，在通话费每分钟一两毛的时代，能这样打一小时的电话，想来对方应该是位姑娘。

那时候的哥哥们，正处在对远方怀有前所未有的强烈渴望、对爱情这个词语不再羞于启齿的年纪。录音机里，一整个寒假都在放任贤齐的歌，听着那些歌，作为小孩子的我对他们的世界充满好奇和向往。

二哥是村里的帅小伙，他的右眼上面覆盖着一块紫色的胎记，但仍然不能阻止村里的姑娘们背地里说他“侧面刘德华，正面周润发”。我那时年纪小，对他的帅气程度没有什么概念，只记得他挺臭美，裤子的后口袋里总装把小小的梳子。

现在的他快要谢顶了，也有了肚腩，有着和我爸一模一样的

鼻子和嘴巴，“外甥随舅”这话确实不假。同样的嘴型和鼻梁也遗传给了哥哥的孩子和我，想来基因真是很神奇的东西。



姑姑家在村庄的最西边，大门正对着伊犁河某条清澈见底的支流。穿过门前的石子路，先是一条很陡的大斜坡，在我的记忆里，那条大斜坡有楼房那么高，以至站在坡顶看从坡底使劲探出头的白杨林，就像一盘挤在一起的蒜苗。大斜坡被我们滑出两道玉石般的冰溜，有时候是拉着爬犁上去，再坐爬犁滑下来；有时候只是坐着一个编织袋，尖叫着，一滑到底，撞在某棵白杨树身上，抬头仰望才知道它高耸入云。

冬天的村庄里，宴席一场接着一场，它为常年寂静和繁忙的村庄带来干净、体面、热闹和吉庆，也为当年生活贫瘠的农村孩子们带来很多深重的意义，比如对族群落的共同认知，以及众多伙伴一起疯玩的难忘回忆。

那个冬天的最后一场婚礼，是庄子里二爷爷家的女儿的，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们在房门口等着婚礼仪式结束，有人端着盘子出来抛撒糖、红枣和核桃，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大家抢成一团。

宴席间一起玩耍的众多孩

子里，我至今只清晰记得一个小男孩，他戴着孙悟空的面具，耳朵尖冻得发红，说话时有青海口音。以后的很多年里，我一直认为他是我的“初恋”。

穿过白杨林，就是那条伊犁河的支流。每天，这个小小的河谷村庄在晨雾之中醒来，白杨树的枝杈上挂满了白毛毛，那是和雾霾完全不同的东西。清晨的寂静中透出几声鸟叫。

河的对岸是茫茫荒草，不见边际，那里仿佛隐藏着另外一个世界的入口。玫瑰色的夕阳缓缓跌入荒草中，在我们目力不及的地方，她化作身姿曼妙的公主，身着镶满黄金和钻石的华服，去参加一场晚宴。那时，我从库房藏糖果的箱子里找到一本《一千零一夜》，在认不全的字里行间，一个梦幻神奇的异世界若隐若现。

我蹲在河边，眼前出现了仿似《一千零一夜》里的某个夜晚的错觉。但也可能不是错觉。潺潺水声中，我双手抠起一块冰封的石头，在石头下面的碎冰里，我看到一丝柔软的绿草，我那年幼的心中升起一种难以名状的、从未有过的哀愁，为对季节嬗变的初次深刻感知，也为即将到来的离别。

我的小村庄看起来依旧冰天雪地，但在大地的深处，春天已经开始悄悄蔓延，我也是时候离开了。❖



我相信，人生在必经的“寒冬”里，也带着必然的希望。没有人愿意经历严寒，但它经常不请自来，不经选择；也很少有人敢确信未来一帆风顺，但如果你经历过和见过，你就会相信，并且愿意把它强烈地送给别人，让身边的人都感受到。

——“七一勋章”获得者、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张桂梅

今天的人为什么要去博物馆？有的人是去打卡观光，有的人期待了解一段历史、领略几种文化、欣赏久经时代考验的艺术品，还有的人带着对现实生活的困惑走进博物馆。他们希望能在这里回到一切的原点，重新思考现在的世界。

——博物馆联结着现在与过去，保存、展示那些经时间淘洗后仍然幸存并传递下去的经典

“每个人爱人的方式不一样”这句话只是掩饰对方不够爱你。爱就是重视、紧张、不舍得你受委屈，没有第二种方式，没有例外。

——网友@Leklchenn

我们把稍纵即逝的光阴和情感存放在一件件物品里。如结绳记事一般，用衣衫、照片、杯皿、书信，甚至用别人眼中不值钱的破烂记载我们一生的故事。于是，许多人和事都可以断，但许多物品，我们根本无法舍离。

——作家王欣

我希望跟对手浴血奋战，给观众展示MMA（综合格斗）的魅力，展示我的勇气和信心。我不急于证明什么，我只想展示我们MMA运动员的魅力和能力，展

示我们的运动精神。人生的意义永远在于拓展，而不在于固守，别管我今天是谁，我只想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热烈而坚定，真诚而又勇敢。加油，战胜自己就战胜了一切。

——中国职业综合格斗运动员、亚洲首位终极格斗冠军赛（UFC）世界冠军张伟丽

我以前也会因为别人辜负了我的心意而觉得伤心和破碎，然后长久地沉溺其中。后来才发现这没什么意思，执着没什么意义，不甘心没什么意思，“我非要勉强”也没有什么意思。生活的重心本就自己身上，重回正轨吧。

——每个人的运行轨迹并非围绕他人，真正对你有强大吸引力的，是你对这个世界的定义

发呆是日常生活中一种最安静的喘息。

——@夏正正

一种事物，一种现象，刚被发现并且得到命名，而且这种命名被广泛认可的时候，也就是它被滥用的时候。

——作家韩松落。当“原生家庭”的观念传播开来，人们都把自己身上的“内伤”“外伤”归咎于原生家庭；当“边界感”流行开来，爹妈进入你房间随意翻找东西，亲戚一而再、再而三地问你为什么不结婚，固然是丧失了边界感，但爹妈往你碗里夹菜怎么也变成了没有边界感？这种对于事实的理论化、套路化、抽象化和概念化，使人们丧失了对自我和他人精细而准确的认知及描述

池子 | 辑



文一虹
珊

月亮门



每次翻月亮门，春燕都要托我一把，好像她是李天王，我是她手里的小塔。

真是没办法，她高我矮，她胖我瘦，偏偏月亮门的开口处与我胸口齐高，作为山里娃，虽说我也拥有一身爬树的本领，可月亮门下面的墙与一棵树的区别还是太大了。树有枝丫，有凹凸不平的纹路，不能环抱也有支撑；“月亮门”只是我们给学校围墙的一处小豁口赋予的名字，它的底下全是光秃秃的火砖，就算我手脚并用也无济于事。春燕则不同，她只要踮起脚，扒住砖，把腰垫在豁口上一翻，整个人就滚过去了。

的确就是滚，因为围墙外首先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护坡。护坡又斜又长，既是围墙的护基，又是农田的护堤。月亮门呢，偏

偏上宽下窄，窄的地方仅有一个身位，中间还有几块砖凸出来，像是被狗啃过似的，所以我们翻墙，必须先把腰垫在豁口上，然后双手撑住，再倾斜着，慢慢把下半身拖过去，如果掌握不好力度，就会一骨碌滚进农田。

农田里有厚厚的疏松黄土，只要不下雨，只要没有秋天收割庄稼后留下的茬儿，我们都是非常乐意在里面滚的。滚下去的过程中，既有躺着的熨帖和踏实，又有运动带来的刺激和未知，而且起身后，只要跑过宽广的农田，就可以与我们的小白河会合了。

对正值豆蔻年华却又不得不在长龙般的围墙中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初中生来说，一条隔墙流淌的河流简直就是塞壬的歌声。自从何强发现围墙上有一块破砖之后，全班同学就达成了空前的默契：男生偷偷掏凿，女

生站岗放哨，在轮流作业两周之后，月亮门便横空出世了。

“月亮门”的名字是阿龙取的。阿龙看起来比我们大不了几岁，腿跛，走路时身子前倾，一脚高一脚低。造门工程开始不久，他就从墙外探进头来，看着我们笑。何强说：“笑什么笑？你要是告状，我们就踩倒你家的油菜。”那时，油菜花正开得如同汪洋大海，我们早就渴望一头扎进去。

他说：“不告不告，不过你们准备开多大？开好了拿什么盖住呢？”这可都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他举起双手比画了一下：“像半个月亮就可以了。”然后给了我们一大块油毛毡。

后来，每个周日，我们分批出墙撒野，留下的同学盖好月亮门。返回时，我们只要拿掉压在围墙上的石块，月亮门就开了，待所有人全部进入围墙里，再重新盖好油毛毡。

这个通往外部世界的门非常隐蔽，位于学校西南角，距教学楼六七百米，中间隔着长满巴茅果的三块荒田和一排整齐而密集在白杨树，还有学校的操场。在近一年半的时间里，月亮门是我们班所有人通往快乐的通道。

二

可惜乐极生悲，我们的秘密最终还是被发现了。

一个秋末的周一，早自习时间，我们正用五花八门的腔调读着英语，班主任突然竖着两道浓眉冲进教室，大吼一声：“停！”然后点名何强等4个男同学，命令他们站到教室后面去。

何强站起来时，我差点儿笑出声——这个曾经两次故意在我落座时抽掉我凳子的家伙，这次总算摊上大事儿了。果然，班主任命令他们挨着墙一字排开：

“说！是不是你们把人家的砖给踩花了？！”

我的脑袋“轰”的一声，赶紧向春燕看去。她也正朝我看来，我们的眼神匆匆触碰了一下就迅速弹开了。昨天傍晚撒野收队时，我和春燕落在最后，边走边打闹。河边，阿龙制作的灰砖摆成了方阵，它们一块挨着一块，平铺在空地上，在晚霞的映照下，是那么细腻，那么光滑，似乎闪着银色的光芒。我们很自然地跳了上去，在上面跑了没几步，

就发现每一步都在那些灰砖上留下了“记录”。多么神奇啊！于是我们挨着踩过去，在凡是能留下痕迹的灰砖上，创作出各式各样的“脚画”……

班主任怒不可遏，但始终无人承认。僵持了一会儿，班主任打开后门喊：“刘向龙，你进来。”

阿龙缩着头，塌着左肩，跟班主任一起站在何强四人对面。班主任说：“这是我们班的‘四大金刚’，坏事基本都是他们干的，你就自己审问吧。”

何强梗着脖子，一双眼睛瞪着阿龙。阿龙看了看他们，又回头胡乱扫了几眼全班同学，脸急剧扯动了几下，竟然咧开嘴哭了。

他边哭边诉说：“是你们逼我的！只有你们一天到晚翻院墙，不是你们是谁？你们春天毁我那么多油菜，夏天毁我那么多苞谷，冬天毁我那么多麦苗，我的地中间都被你们踩成大路了，我什么时候说过你们？现在你们还把我的砖也毁了，真是太过分了啊！”

结果可想而知，班主任“押”着何强几人到了“犯罪现场”。面对事实，何强承认了是他怂恿同学们一起挖了月亮门，是他发明了“滚”的方法糟蹋了阿龙的春夏秋冬，是他一个人踩花了阿龙辛辛苦苦制好的灰砖。

何强差一点儿被学校开除，好在他的父母求情有效，最终他只受到全校通报批评的处罚。学校也从此加强了巡逻，月亮门很快被封堵了，那些巴茅果被清理得一干二净，西南角的荒田成了一览无余的旷野。

我和春燕商量了好几天，决定去找阿龙。

他的邻居说：“搬走了。刘向龙苦啊，爹死妈改嫁，又是小儿麻痹症，从小跟着哥哥长大。他哥哥3年前到河口做了上门女婿，对他倒还不错，催他过去，他一直犟着不去。可别小看他，清醒着呢，知道他哥哥在那边也不好过，上门女婿都是要看女方家里脸色的，可是他没办法啊，一个残疾人，在这里也受欺负，不早点儿过去帮忙做事，将来老了更不好办了。”邻居又指了指远处，说：“喏，你们看，他家北面的墙都快垮了，原来还说打砖砌屋呢。”

风流云散，一别如雨。等我长到有勇气跟何强说“对不起，我没有站出来”时，何强已经是“胸中宇宙自然景”，无须我的道歉；当我有能力奉还刘向龙建房的墙砖时，刘向龙已经是“古坟零落野花春”，无须我的馈赠……

从此，就只剩下月亮门，还一直保持着当年的样子，停留在我的心坎儿上。💎

我深爱着的这片

黄土地

文|图 王兴国

我叫王兴国，甘肃会宁人，1956年4月出生在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会师镇，是一名退休的教育工作者，同时也是一个摄影爱好者。

1977年，我参加高考，考入甘肃省靖远师范学校。随后，我在通渭县北城中学、会宁县东关小学等校做老师，后来进入会宁县教育局教研室。一转眼，退休好几年了。这几十年来，我闲暇之余唯一的爱好就是摄影。

缘起

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在甘肃省会宁县城关中学读书时，班主任魏老师是我们学校的摄影师，每年学生毕业合影留念、

毕业照，都是他一手完成。每到毕业季，魏老师白天照相，晚上洗相，忙得不亦乐乎。那些照片都是黑白的，有一种特殊的美感。我就产生了好奇心：用相机、胶卷和相纸，是怎么“洗”出相片的？我总想给魏老师帮帮忙，顺便了解一下照相的整个过程，好几次都想张口，但还是没有勇气。那时候，我对摄影的兴趣，停留在好奇的想象中。

1980年，师范学校毕业后，我进入会宁县东关小学任教。当时，学校很有前瞻性地开设了各种兴趣小组，其中有一个是摄影兴趣小组。我自告奋勇担任了学校“摄影兴趣小组”的辅导员。

当时，学校有一台120照相

机，每天上课之余，我小心翼翼地捧着它，琢磨构图、取景，研究用光的技能。我翻阅了很多摄影方面的资料，请教了很多摄影老师，在学习理论的同时也实践动手操作，照相、洗相的技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这个时期，我对照相的认识和感情，从自发的兴趣，上升到了主动搞摄影创作的高度。为了方便随时拍照，我购买了第一部属于自己的相机——海鸥135照相机。我经常带着心爱的相机到处走，把自己觉得应该记录下来的瞬间定格到一张张相纸上。

拍什么？是个问题

拍了几年照片，技术越来越来

会宁作为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会师之地，是甘肃大地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之际，我们记录了专注拍摄会宁故事的摄影师王兴国的故事。酷爱摄影的他一直将家乡会宁作为创作的源泉，专注记录会宁大地发生的故事。从胶片机到数码相机，从个人兴趣到主动记录，照片越拍越多，王兴国记录下的会宁故事、积累的对家乡的热爱也越来越多。

我们选取王兴国的十余幅摄影作品，从自然生态、田园村落、父老乡亲、富民产业、教育兴乡等不同角度，展现红色热土变迁。这些照片直观而生动地呈现了新时代会宁新貌，也为我们展现了会师之地奋斗史。同时，我们也以会宁这片拼图来展现甘肃大地新时代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的突出成绩。

越熟练，无论是照相技术，还是暗室洗相技术，都有了很大的提升，时常有作品见诸报端，也得到业内肯定，拿了全国和省内的摄影奖项。但到底要拍什么呢？在题材上，我没有特别的偏好，或者说，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

2007年9月，我调入会宁县教育局教研室工作。因工作需要，我经常走出单位，到遍布会宁城镇乡村的学校督导、调研，眼前看到的瞬间的“美”一下子多了，拍照的题材丰富了很多。这一时期，我的摄影题材，仍是人文纪实和自然风光兼具。

为了满足和方便摄影的需

要，我把胶片机换成了数码相机。数码相机的使用降低了照相的成本，但对摄影器材的要求更高了，不但要配备多套装备，还要有一台电脑用于照片的后期处理和储存、查阅。所以，此时的我既要学习数码相机的操作，不断提高摄影技术，还要学习电脑的使用，通过拍照技术和电脑后期技术相结合，来不断提高摄影作品的质量。

2016年，我去云南大理参加一个教学研讨会，遇到一位来自北京的同行。在互相了解的过程中，他问我是哪里人，我回答说“甘肃白银人”，对方说不知道“白银”。我就说是“甘肃会宁人”，对方立刻回答说：

“知道！知道！‘西北高考状元县’‘三军会师圣地’！”听了北京同行的话，我心里不由生出对家乡的荣誉感和自豪感。我的故乡会宁，早已不是昔日的“贫困县”了，它的魅力和变化，让生活在这片热土上的人们安居乐业，也让世人惊叹和赞扬。这种认知加深了我对会宁这片热土深深的爱，也坚定了我要用自己的相机留下会宁的美好瞬间，让更多人了解会宁、认识会宁的想法。

我常常想，萌发于少年时期的小小兴趣，成了丰富我人生的重要途径。因为摄影，我走遍我的故乡会宁，更深深爱上了这片黄土地。



上图：会宁丁沟
左图：会宁中川风电

会宁县林业派出所的张林山警官是我的邻居，他知道我喜欢摄影，一次闲聊中，他建议我多拍些会宁生态变化方面的照片。

他说：“我们会宁以前的生态情况你是很清楚的，童山秃岭、不毛之地，是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从20世纪80年代起，咱们会宁开始了大规模的绿化荒山行动，并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到2006年，会宁县已退耕造林40多万亩，荒山造林38万亩，成为甘肃省退耕还林第一大县。这既是我们会宁人的功劳，也是我们林业人的自豪。”

这些年会宁县自然环境的改善我是看在眼里，收入相机中：从前的荒山长满了茂密的树林，山坡地披上了绿装，水土流失减少了，水源得以涵养，降雨逐年增多，气候显著改变。

听了他的话，我感到了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几年过去了，我拍了许多会宁生态方面和祖厉河综合治理方面的照片，得到了大家的肯定，特别是已经走出会宁定居在外的老乡，看到这些照片，总是欣喜异常。是啊，过去的会宁人吃够了满目黄土的苦，还有什么比绿色更让我们心旷神怡呢？



耕耘

2015年2月16日，我在会宁县中川镇高庙村看到这两位老人耕地的场景。我很奇怪：中川这一带大都是平整的水浇地，人们大都用拖拉机耕地——拖拉机耕地翻得深，而且还比养牛养驴耕地经济。老人说：“我的地里种了果树，拖拉机不便耕种。而且，我养了一辈子的牛，现在如果不让我养牛我会很难受，一天没事干闲得慌。”

老人的话让我明白了，为什么很多农村的老人不愿意跟儿女去城里享福，他们对这片土地有感情，更对劳动有感情。

童家湾村





西瓜产业



养羊产业

2014年，张玉珊承包流转土地2600多亩，吸纳300多户农民注册成立了“甘肃甘富果业有限公司”，带动当地农户种植果树发家致富。“甘富”先后在会宁县的头寨、河畔、会师镇等地建立了苹果树种植基地，为了帮助群众积极参与苹果树种植，他们“讲给群众听、种给群众看、带着群众干、帮助群众销”。如今，“甘富苹果”的种植面积已超过10万亩，产销两旺，为当地和周边的农民脱贫致富做出了贡献。

“甘富”的苹果大又甜





养鸡产业

2021年6月的一天，我见到了会宁泰和养殖有限责任公司经理马艳丽女士。

1998年，她在银川经商，看到当地集贸市场上鸡蛋、活鸡价格居高不下，联想到老家村子交通便利、场址易选、养鸡成本低等特点，便决定弃商养鸡。

第一批鸡由于饲养不科学，不但没有挣钱，还净赔了1万多元，后来她参加了市、县畜牧局举办的养鸡培训班后，分析了以前养鸡失败的原因，使用了科学的养殖技术和方法，1999年就获纯利1万多元。经过多年的学习实践，她总结了一套成熟的养鸡技术，现在的泰和养殖场拥有各类资产240多万元，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50多人，年产值达300多万元。由于事迹突出，2008年她被全国妇联授予全国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

迎喜神





王健林和他的学生们在一起

2008年6月，我负责全县的复式教学研究工作的，从而认识了汉岔乡常山教学点的王健林老师。当时他每月拿200元代课工资。我问他：“这点工资划来干吗？”他说：“这事没有划来划不来的，我喜欢孩子，喜欢教育，因此，我不在乎工资多少，只要一天能吃饱肚子就成，如果我觉得划不来的话，今天马上就可以辞职不干，没有人强迫我必须干。”

2015年3月19日，我在中午时分赶到常山教学点。正好是学生们用午餐的时候，王老师那天给孩子们做的午餐是一锅大米稀粥和油饼。

王老师告诉我们，学校今年共有10名学生，学前班6人，一年级1人，二年级3人，学前班的学生由于不属于义务教育阶段，所以学校的经费是按4个学生拨付的。这些学生每天的午餐都是他免费提供的，他现在的家就设在学校，白天他和10个孩子在一起学习、生活，晚上他一个人留守学校（他的孩子在县城读书，老伴儿在附近租房，打工兼陪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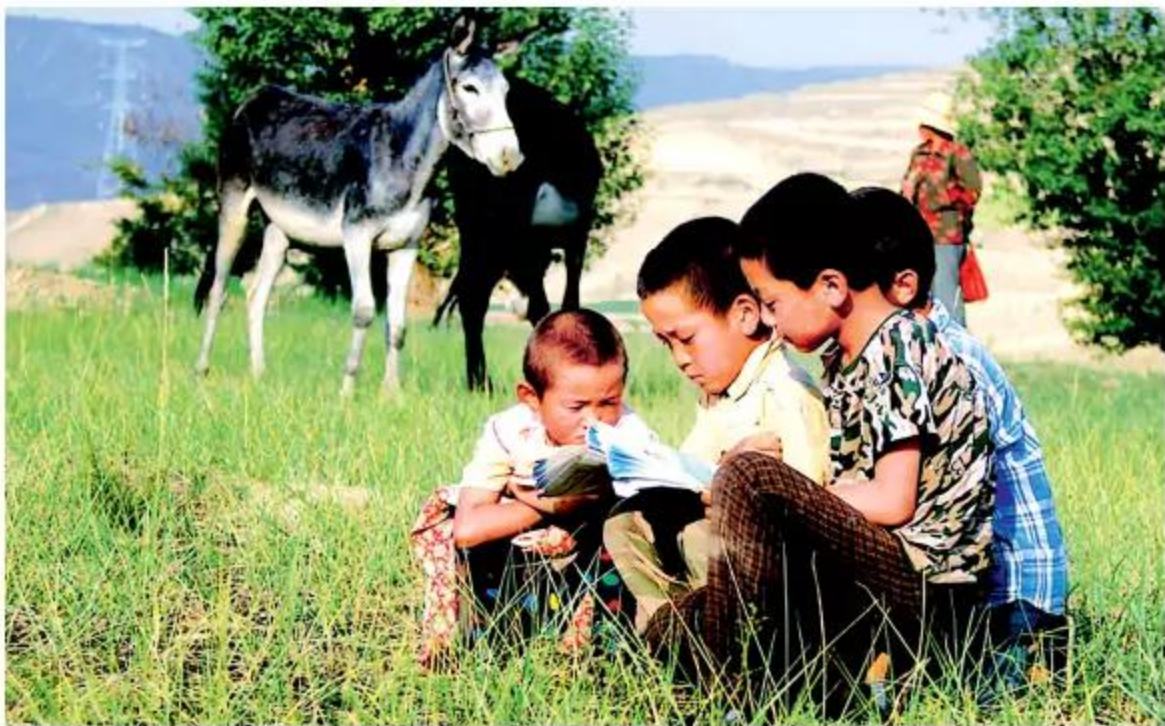
他说：“放学后还得干些农活，然后自己做饭吃，晚上还要备第二天三个年级的课，哪里还顾得上寂寞。只要能和孩子在一起，干自己喜欢的教育就够了，至于补助，有没有都无所谓，习惯了。我一天只要能吃饱肚子就成，人这一辈子，可以空空地来、空空地去，但活在世上的部分不能空，一定要给社会做些事情。”

2018年下半年，王老师转正了。再一次见到他时，他说：“工资由老婆保管，每月多少钱我还真不知道，因为这几十年里，我在意的不是工资多少，而是能否让我干教育、教孩子。我是个代课教师，现在成了名副其实的人民教师，可以理直气壮地站到讲台上。我还有两三年就要退休，干不了几年了，我会为会宁的教育干到不能动的那一天。”

探究



假日生活



产业
振兴

人才
振兴

文化
振兴

生态
振兴

组织
振兴

大力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 描绘农村农业发展新蓝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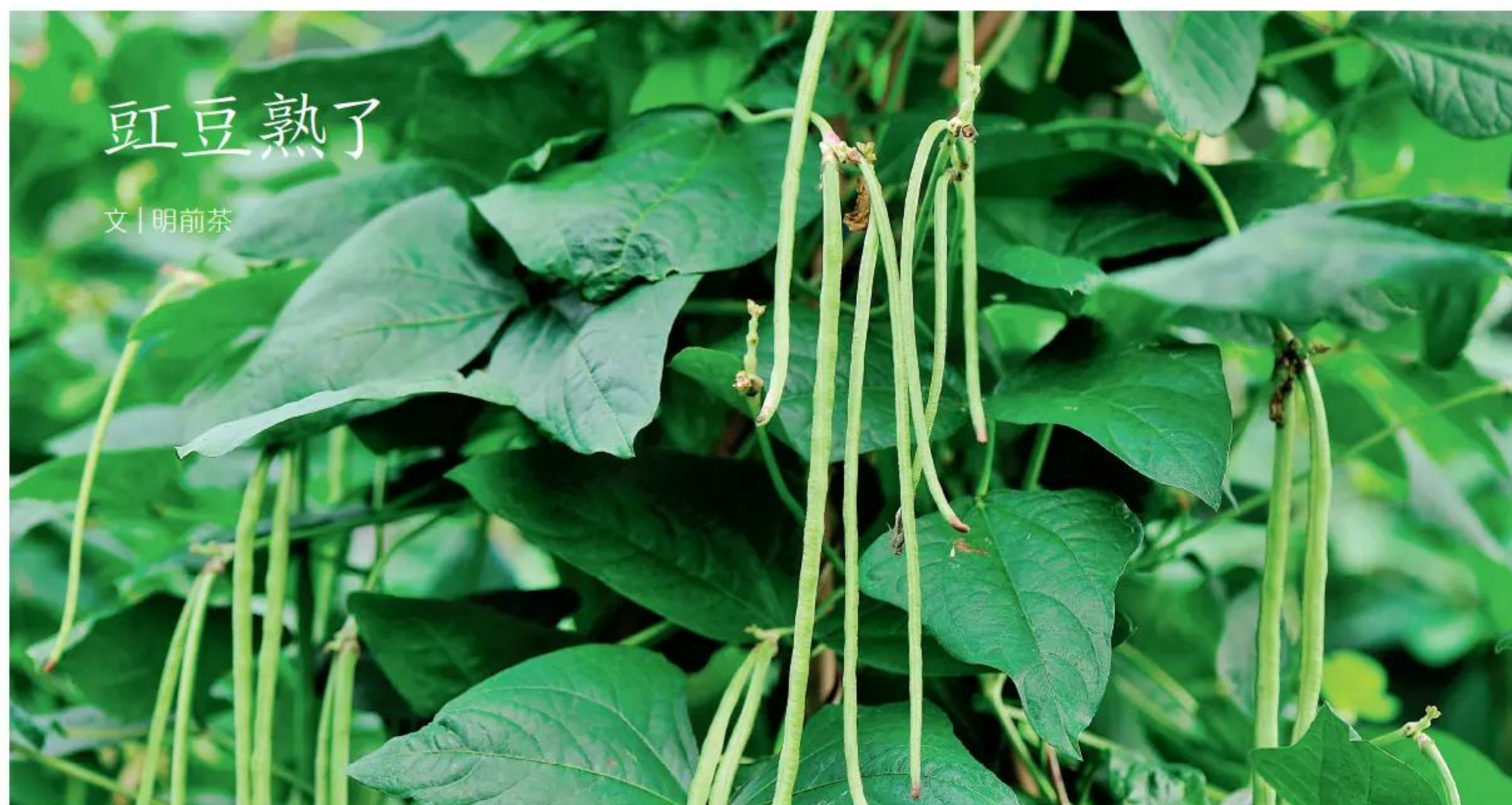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
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持续弘扬

“上下同心、尽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

的脱贫攻坚精神，
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公益广告



豇豆熟了

文 | 明前茶

春天的时候，小姜伟的妈妈要到城里去投奔他爸爸，爸爸承包了一个快递点，妈妈去当老板娘兼包装打码女工。10岁的姜伟被留在乡村，与爷爷奶奶一同过。

妈妈心里明白，下一次归来，或许就是6月大忙季节了，能不能赶上给儿子在大考前辅导功课都不确定。瞧着儿子渴盼的眼神，妈妈觉得，应该给他留一点儿蓬勃生长的希望，于是妈妈买了30棵豇豆苗，在出发前亲自带着孩子在房前屋后栽下。

豇豆苗没过几天就站稳了，生机勃勃，藤蔓的小手像好奇的孩子，四处抓挠。又是一个星期天，妈妈把孩子的四季衣裳都备好，一一给奶奶交代清楚，自己

也收拾好行装。她还有最后一项任务，就是带着儿子去给所有的豇豆苗插架。竹架是妈妈自己钉的，在距豇豆藤根部约10厘米的地方，挖一个深穴，每穴插一根竹子，相邻两根交叉捆绑，很稳定，耐得住风吹雨打。

钉好竹架，趁着天气晴朗，豇豆的藤蔓变得柔韧，妈妈教姜伟如何引豇豆的藤蔓上架。她边示范边指导：“瞧，硬扳硬拗是不行的，就像你们老师说的，教育孩子要顺势而为，我们对待豇豆的藤蔓也是这样。要顺着它的长势，把它逆时针轻轻盘绕在竹架上。”

最后一根藤蔓也上了架，回过头去看，第一根藤蔓已经像科幻电影里的小怪物，瞬间向前伸

展了近一寸。妈妈解释为何要给豇豆搭架子：“整个夏天，豇豆会野蛮生长，互相争夺阳光并缠斗成一团。就像你们小孩子，若不上学，每天在田野上疯跑，那就会只长力气不长智慧，豇豆也是这样啊，长得太密了通风就差，容易倒伏或出现虫害，搭了架子，引导它们向高处走，向正确的方向走，产量才高。”

妈妈承诺说：“好好念书，好好帮衬奶奶，等到豇豆开花的时候，不，最多等到嫩豇豆长到一尺多长，妈妈就会回来陪你了。”

豇豆花开了，妈妈没有回来；嫩豇豆长出来了，妈妈还是没有回来。那些藤蔓长长了，像花滑运动员一样，竭尽全力向远方伸手，它们旋转着，引颈盼望着，

伶伶俐俐地舒展着。开花的时候，那些白色中夹杂着粉紫色的花儿，成双成对，歇在枝头，就像蝴蝶一样，可美了。姜伟在豇豆地里与妈妈视频，晚上7点多钟，妈妈仍然在小山般的快递堆旁忙碌，她一面跟儿子说话，一面飞快地给快递称重，并给它们贴上电子标签。

有一天，妈妈瞥见姜伟瘦了，下巴上还有学自行车时不小心磕到的伤痕，新伤未愈，沾水即痛，妈妈便嘱咐姜伟去采些豇豆花来，一半用温开水洗净，捣烂成泥，敷在伤口上；另一半搁在团匾里晒干，然后收在小密封罐里，每天拿它煎水喝，能健脾养胃。“连续喝上七八天，你的胃口就好了。”

姜伟不解地问：“我掐了那么多花，豇豆还结得出来吗？”

妈妈笑着说：“结得出，结得出。豇豆泼得很，此处掐了别处长，掐了还有，自夏入秋，豇豆只怕你来不及吃呢。”

姜伟依妈妈所言去采集豇豆花了。他发现，豇豆花都是成双成对生长在枝头的，藤蔓的顶头还开着花，下面的豇豆已经成双成对地生长起来了，嫩绿色的、灰绿色的、绿中微微带紫的，就像电影《阿凡达》中某种飘着长须的神奇生物。姜伟出神地瞅着，沉浸在豇豆花淡淡的清香中，有一刻，他觉得那些高出

他不少的豇豆藤会带着满身的长髯悠然地走动起来，它们甚至会弯下腰，向他瓮声瓮气地向他问起近况。

敷在小姜伟伤口上的花泥很快就帮他止住了疼痛这天，姜伟随手采收的一小把豇豆，被奶奶煮熟切末，与肉糜一起搅打出劲儿，包了豇豆锅贴。小姜伟一口气吃了10个豇豆锅贴。奶奶欣喜地说：“没想到大孙子这么喜欢吃豇豆，一根豇豆十来天就长成了，不及时收，会变老。豇豆吃不了，咱还可以把它做成豇豆泡菜，等你妈回来吃。”

彼时正是豇豆上市的旺季，奶奶要照看地里的农活，还要照顾叔叔家的一对年仅4岁的双胞胎，根本没空管这些豇豆。姜伟已经养成习惯，每隔三五天，就早早起来，先到豇豆地里拔草、浇灌，又将一尺半长的豇豆都摘下来，抱去水龙头下洗净，摊晾在团匾中。等放学归来，团匾上的豇豆已被吹干水分，可以做豇豆泡菜了。

姜伟用自己的压岁钱买了若干大号玻璃密封罐，他煮沸了花椒盐水，耐心凉凉。像美髯公的飘逸长髯一样的嫩豇豆们，一层层紧密地盘绕着，被放进密封罐。接着，他将姜片、泡椒、蒜头与花椒盐水一并注入密封罐，又从爷爷处讨得一小杯高度白酒，注入罐子里，增香防腐。姜伟用

尽全力，盖紧了密封罐的盖子。

好了，豇豆们，发酵去吧。或许，等你们变成金黄色，妈妈就会回来了。

照料30棵豇豆，还要兼顾期末考试的复习，这个10岁男孩有些累了。一天，他放学回来，没有马上去侍弄菜地，而是在躺椅上睡着了。在初夏的和风中，他梦见妈妈回来了，正在俯首亲吻他，并给他盖上了一条薄被子。他咧嘴微笑着，模糊了现实与梦境的界限。

他暂时还不知道的是，妈妈真的在那个下午回来了。妈妈进门后，第一眼看见的，就是堂屋长案上一溜儿放着的6个泡菜罐子。刚泡上的酸豇豆是翠绿色的，而最早泡进去的酸豇豆已经变成了令人垂涎的褐黄色。密封罐上贴着白纸，姜伟以稚嫩的笔触画下采摘当天的天气与心情，并标注了日期。

通过这6个密封罐，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时光演化的痕迹、孩子成长的痕迹、盼望的痕迹。妈妈蹑手蹑脚地打开了最早泡进去的那一罐子，尝了一根酸豇豆，她先是被酸出了泪水，接着，又被发酵的醇香惊住了。她久久回味，鲜中带咸，酸中带涩，涩中又有回甘，那久经酝酿的复杂滋味充盈了她的感官，让她感受到，自己归来的这一刻，是被思念的潮汐轻柔舔舐的。💎



文 | 曾 颖

网络直播刚火起来的那阵儿，我也掺和了一把。倒不是说想当“网红”，去“带货”或“流量变现”，毕竟，对镜自照一下，咱这相貌，这年纪，加上这口“椒盐川普”，即使有美颜滤镜，在这“颜值当道”的潮流里，也毫无胜算。但一个新兴的传播方式，了解一下，没什么坏处。

我曾是个电视新闻工作者，

用松下m3000摄像机拍过新闻，左手举灯，右肩扛机，背上还背着个录像包。故而，对“直播”这两个字，我是饱含敬畏的，因为这活儿在我印象中是高级而昂贵的，往回倒20年，直播可是省一级电视台才能干的业务。当年我所在的县电视台帮忙联系了一场“撤县设市”的仪式直播，请来省台唯一的直播车，付出的代价可是个天文数字。

“直播”这两个字对我的诱惑，显而易见。

但就像许多曾经不敢想象的事仿佛眨眼间就被手机搞定一样，我们这群从油灯时代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并且有望进入人工智能和元宇宙时代的长者，居然就看到了这样的奇迹——坐在家中，手机一架，就开始向世界直播。

从理论上讲，每一滴水都属于大海，但并不是所有属于大海的水滴都能被看到。

当我架好手机，觑着老脸，向茫茫比特世界发出信号的时候，我的小小直播间开始有人名晃动：“XX进入你的直播间，XX进入你的直播间……”直播间人数也从1变成2，再到30、40……

这确实是一种很神奇的感觉，有一种“人在家中坐，客从远方来”的味道。

但很快，进来的人又匆匆走了。直播者需要有直观的、鲜明的特征才能被持续关注，而这恰好是我的弱项。于是，我的直播间人数从三位数降到两位数，直至落到个位数。

直播首秀惨淡收场，成绩非常丢人。

但这也激起了我的斗志。毕竟我也是干了半辈子传播行业的，干不过帅哥美女咱认了，但干不过用木炭画眉毛、用饮水机煮火锅的，真有点儿不服。

于是，我重整旗鼓，发挥特

长，谈时事、讲作文，甚至介绍本地的民俗和美食，统统试过一遍，发现都不灵。任你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仍然留不住人，更谈不上有人气。想想那时活跃在网络论坛和博客上的自己，也是有过千万级点击量和人气的ID，如今在这直播平台上，观看人数只能在十位甚至个位级徘徊，不由得想到那句话：“时代要抛弃你，连个招呼也不会打的。”

平心而论，我有点儿沮丧。知道自己会输，但输得这么惨，多少还是有点儿尴尬。

但是，就在我最感到失落的时候，有一个人，不仅不停给我点赞，点亮了“粉丝灯牌”，还发了5个价值1元的小红心。也是从那时开始，我的直播间里开天辟地般地有了“榜一大哥”。

二

之后的几天，“榜一大哥”总是在开播几分钟内就会出现，每次都会点亮小星星，但我问话他从不搭话，我只能一个人在那里尬聊。聊了三天之后，我终于搞清楚，这位“榜一大哥”，我唯一的忠实粉丝，是我的妈妈。她学着上网，注册账号，看直播，找到我的直播间，一直潜伏着，关注着我。

和许多宠溺自己孩子的妈妈一样，母亲对我直播的失败是不在意的。相反，听到儿子

的声音，看到儿子的日常生活场景，于她而言，便是成功和胜利——她的老儿子在离她百里外的城市生活了三十年，她对他的生活，只有散碎的远望和想象。而如今，在直播间里，我的一呼一吸、一举一动，甚至一惊一乍，都那么清晰，就像母子俩坐在一起，面对面地聊天。这在平时是不可多得的。

我从家乡出来打工这些年，一直被生活催着匆匆奔忙，给父母的印象就是“忙得很”，所以，每一次母亲给我打电话，从语气中我都能听出她的歉意和惴惴不安，她总觉得她的每一次通话都是一次对我的打扰。她知道她这个儿子并不像每次见面时表现出的那样令她放心，省城在她心目中就是一条大河，身处其中，不努力扑腾就要沉下去。所以，她觉得儿子很累，不想让自己的思念成为孩子负重的一部分，但又想念，只能满怀歉意地拨个电话，支吾半天，问问省城的天气，我说冷，她就嘱托多穿衣；我说热，她就说注意防晒，几乎忘了她的儿子也到了知天命的年纪。她的儿子也知道，说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父母能听到孩子的声音，就像他自己平时出差，给女儿打电话问妈妈这几天好不好，搞得好像老婆没手机一样。所以，我的直播至少让她知道她的儿子当下是什么状

态，也可以让她详细而生动地了解儿子的日常生活。这在平时是不大容易办到的。

三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老妈成为我直播间里唯一的固定观众，每次直播，她都会第一时间上线并为我点赞。她让我想起很多年前的一天，一个草台戏班的学徒给我送戏票，请我看他演的戏。那天晚上，他只有两句唱词，但演得分外认真，因为他知道，剧场的上百双眼睛中，有一双专属于自己。

在我直播的时候，我也体会到了这种感觉。

之后的日子里，我每晚8点开始，给妈妈直播。我通常是一边直播，一边散步，带着她去看平时她很少看到的成都夜景，每晚一个方向，往北猛追湾，往南太古里，往西文殊坊，往东香香巷，都是些“网红打卡地”。我和她一路聊着家长里短，给她讲哪些是我日常喝茶的地方，哪些是买菜的地方，哪些是我女儿小时候荡秋千的地方，哪里有家巷巷面馆，味道跟她做的一样。

她就那样跟着我的镜头，一路乐呵呵地看着，听着，时不时插嘴问上一句。后来，她更加熟悉网络直播了，有时会反客为主，给我直播她的生活：要么是今天做了豆瓣或香肠，要么是

今天在超市买到了优惠大米、酱油，要么是今天和舅舅、姨妈们去吃饭，再要么是老爸今天又做了什么令她生气的事……

起初还有些妄念，以为直播能让更多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看到我琐碎的生活，就像微信朋友圈那样。后来发现，直播间的朋友可没有微信朋友圈那么有耐心。聊来聊去，聊得最多的依然是我们母子。于是索性断了那份妄念，重归微信，每晚半小时到两小时不等，母亲做着家务或泡脚，我画着画或健着身，互相陪着；她提醒我喝水，我提醒她吃药，相互端着常吃的小药片先干为敬；或突然想起久远的一些趣事，甚至童年听过的评书，讲得眉飞色舞，宛如回到白莲花般云朵下的谷堆边的那些往日岁月，那时，我还是个孩子，妈妈也很年轻，我们总有说不完的话，不像之后的许多日子里，被岁月和成长隔绝，话语渐渐少了，甚至很久都不通信息。久去久来，我们无限失落地感叹往日美好的远逝……

但好在，有互联网，有了越来越便捷的传播方式，天涯若比邻成为唾手可得的现实，这是一件幸运的事，趁着亲人们还在，我们要好好珍惜。

我的直播间只有一个观众，我却乐此不疲，并发自内心地感到幸福！💎

流淌的暑假时光

文 | 事已至此

暑假是我最期待的日子，整整两个月的假期，足够我好好玩耍。

大孩子们领着我们去地里玩、河里玩，玩累了，直接找个麦垛，躺在麦垛上睡觉，身子软软地陷进去。这大把的时间不睡觉，还能干什么呢？下午的阳光暖和但不毒辣，照得人浑身暖洋洋的。不过，麦垛虽好，但不能用蛮力爬，曾经有小孩把麦垛扒拉塌了，麦垛的主人找不出是谁，抓住正在河里洗澡的我们，把所有人训了一遍。

我经常躺在麦垛上，伸出手臂暴露在阳光下，然后大胆想象整条手臂被光照得透亮，仿佛能看得见热血奔流。

我的整个夏天，都是躺在麦垛上度过的，就那样静悄悄看着时间流淌。

“那朵云怎么了，是不是不开心？”弟弟艰难地爬上麦垛，指着头顶孤零零的一朵云问我。

“放心，风一刮就好了。”说话的当口儿，不知从何方刮来一阵风，带着点儿凉意从麦垛上拂过。我们看着天空中大片大片的云来回翻滚，那朵被弟弟牵挂的孤零零的云也被吹进了大部队。一双看不见的手把云揉成一团，贴到太阳上，天便阴了下来，等到云心满意足地从太阳眼前走开，才重新放晴。

我们就坐在麦垛上玩过家家，一个简单的游戏，能玩上一个暑假。

玩累了，我们躺在麦垛上被阳光照困了，翻

了个身睡过去。稍稍比我们大点儿的那个男生坐在麦垛最外边，他因为整个暑假都在帮家里务农，胳膊被晒得黝黑，和在教室里捂了半个学期的白嫩上身形成鲜明对比。但年年往复，也不用管，等再开学，那黑胳膊就又白回来了。

弟弟光着脊背，因为流汗，皮肤有点儿发黏，背上到处粘着碎麦秸，他嫩嫩的皮肤也不觉得扎得慌。

这时，天上的云像鱼鳞一样整齐排列，风吹一下，云朝前走一下，像鱼儿慢慢在水里游。该是怎样奇妙的自然力量催动着它们。一觉醒来，云不知被吹到哪里去了，天空清清亮亮的，看得人神清气爽。

上初中的时候，有一篇文章叫《看云识天气》。课上，老师问大家，有没有看过各种各样的云，我太过激动，且想表现自己，在鸦雀无声的教室里高呼：“看过！”对，就是用那种小孩子拖长腔的声音喊出“看——过——”

我被请到台上讲一讲，无奈那时候的语言太过贫乏，站起来给大家表演了一下什么叫“语无伦次”，然后就坐下了。

但我真的看过很多不一样的云，也见过很多麦垛附近的蜻蜓。傍晚，蜻蜓开始成群出没，在麦垛附近卖力地飞。我一个箭步跃下麦垛，飞快地跑到麦垛后面，手脚麻利地拆下大扫帚上的一根竹竿，弯成圈，把细韧的柳条绑到竹圈上，再跑到下面的石堆里，四处乱捅，借以缠上很多蜘蛛网，就这样做成了粘蜻蜓的网。

等所有人都制好了粘蜻蜓的网，之前枝杈密集的大扫帚就变成了光秃秃的木棍。这样做很容易挨打挨骂，一般情况下不建议大家尝试。

蜻蜓的翅膀很薄。我还不认识“薄如蝉翼”这个成语的时候，就对这4个字有了很直观的认识。蜻蜓的身体在夕阳的照耀下，四个翅膀就像雾一般，仔细看，翅膀真的像没有影子一样。

暑假时，中央十台天天放《动物世界》，有一集说，蜻蜓的复眼有成千上万个，可视范围几乎能覆盖360度，只要有东西出现在它的视野范围内，就会立刻引起它的警觉。我跟弟弟抓来一只蜻蜓看了半天，十分纳闷，感觉蜻蜓的复眼也没有这么厉害。为了凑暑假作业的日记篇数，我还把这件事写进了日记，表达我对《动物世界》的质疑。

我们白天趴在麦垛上，傍晚等蜻蜓出现才出门，阳光给我们本就发褐的皮肤又镀了一层黑，要等到9月开学回到教室里再捂白。

整个暑假，时间就在我们玩耍的角落慢慢流淌。麦垛像城堡，蜻蜓的翅膀像雾，夕阳像流油的咸蛋黄，家门口的晚霞像天空打翻了颜料盘，萤火虫是闪光的精灵，桃林里的桃子塞满了蜜。

唯一不足的一点，就是那时候年纪太小，还不会看云识天气，有时候突然而至的一场暴雨会淋透我们，吓得我们像低飞的燕子一样四散逃回家。🦋



做

难一点儿的

事情

文 | Lachel

相信你的大脑

经常有人问我，总觉得自己的脑子像生锈了一样，转不动，有什么办法能让大脑转起来，提高自己的思考能力呢？

一般情况下，我会给他一个最简单的建议：试着去读一些稍微复杂一点儿、需要费脑子的文章或书籍。不用强求能读懂多少，也不用追求从中得到多少收获，只要努力读下去。

这种方法的目的不在于在阅读过程中获得启发，而在于通过这种方法锻炼我们的大脑，让它逐渐习惯这种“需要动脑”的模式。由此，当我们之后遇到一些麻烦问题时，大脑就能够快速运转起来。

一旦形成动脑习惯，思考对

你而言就不再是一件需要刻意去做的事情了，而会变成一种非常自然、无须费力的习惯，你也就能省下更多的精力，专注于要思考的问题本身，不用再强迫自己跟惰性做斗争。当这个过程变得熟练、简单，成为默认模式，你便能掌握它、消化它，甚至进化它。

大脑靠什么来理解外部世界呢？靠输入。

我们每天生活里的一切行为，都是在训练它。你喂给它什么，它就会成为什么。

你喂给它粗制滥造、无须动脑的信息，大脑就会变得日渐懒惰、懈怠，因为它发现这样就足以应对每一天的生活；你喂给它高度复杂、需要反复咀嚼的信息，大脑就会努力改变自己、调整自己，来适应信息的难度，直到

得心应手。

当你的大脑习惯并适应这些高强度的信息之后，再回过头来看那些无须动脑的信息，就会下意识地排斥它们，就像曾经排斥那些困难复杂的信息一样。

终其一生，大脑一直在做一件事：把需要费力去做的事情变成不需要费力去做的自动化模式。而这种特性几乎是没有限度的。你给予它足够强、足够持久的挑战和刺激，大脑就会自己消化这些挑战和刺激，通过自我完善和构筑，改变自己的内在结构和适应性。

相信大脑，它永远在努力适应它遇到的“新情境”。

固化当然可以被打破

让我们从生理学的角度一窥

这个过程背后的机制。

大脑有860亿个神经元，其中绝大部分在我们3岁左右就已发育完毕。终我们一生，大脑都不会再长出新的神经元。那么，为什么我们能够持续不断地学习新知识、记住新事物呢？

原因在于：大脑会不断吸收外界输入的信息，利用这些信息来优化神经网络内部的结构和效率：那些重要且频繁使用的信息，大脑就会给它们单独建一条“路径”，让它们更容易被激活和提取；那些不重要且较少用到的信息，大脑就会把它们安排到较偏僻的位置。

这一机制在25岁至30岁的时候趋于完善。在这个阶段之前，大脑主要的工作是为外部世界“建模”。所以，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会感到自己充满激情，脑子转得非常快，对一切事物都有旺盛的求知欲和好奇心，就是因为大脑亟须获取更多的信息，来搭建起这个基本的模型。

而在这个阶段之后，大脑中外部世界的模型基本已经建立起来了，那么，它的主要工作就变成了“修补”。所以，为什么我们时常觉得，一个人到了三四十岁之后，在变得更加成熟的同时，也会变得更加固执，不再那么容易听进去别人的话，也不再容易去理解别人、考虑别人的立场。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他内心的世界模

型或多或少已经固化了。

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在30多岁之后就无法再通过学习提高自己了？当然不是。

大脑的可塑性是非常强的。你持之以恒地去锻炼它、刺激它，它就会一步步地完善已有的心智世界，让它朝着你想达到的训练目标再接近一点儿。

只不过，你越早训练它，它成型的时间就越早；你越晚行动，它的速度就会稍微慢一些，成型的时间晚一点儿而已。

所以，如果要让我分享一个简单又有效的行为习惯的话，我想，会是这一个：每天都做一点儿困难的事情，别让自己总沉浸于舒服之中。

这就是“终生学习”的本质和含义：我永远假设这个世界是复杂多变的，我所经历的每一次困难和挑战，都会增加我的经验值，成为完善自己的养分，让我变得更强韧，让我的心智世界跟现实世界之间的差距变得更小。

如何去做难一点儿的事

当然，做难一点儿的事，并不意味着你要给自己施加太大的压力，适度是非常重要的。如何把握好这个度呢？我的经验法则是：1.从完成一个“最小成果”开始；2.在自己感到疲惫时停下来。

举个例子：你想学习某个领

域的知识，但毫无经验，很多基础内容都看不懂，怎么办呢？你可以先给自己找到一个“最小成果”，也就是找到让自己能明确感受到离这个领域又近了一小步的事情，它可以是掌握一个术语，可以是弄懂一个入门级概念，也可以是试着解答一个最简单的学术问题……

围绕着这个最小成果，集中精力去攻克它，通过查阅资料、请教他人、进行主题学习，直到能够用自己的话把它讲清楚为止。不要带着还没弄懂的信息贸然去进行下一步学习，这样，你只会背上越来越多的问题，越发迷茫疲劳，直至彻底失去兴趣。

在这个过程中，你应该保持一个让自己感到较为舒适、不需要刻意维持的强度。你要做的是让自己每天都保持行动，保持“手感”，不必追求短时间内一定完成，但一定不要半途而废。

而能坚持下去的关键是什么呢？通过每天都做些难一点儿的事，让自己逐渐适应、习惯这样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说不定仅仅在一段时间之后，你可能会突然发现，很多原本看似很难想清楚的问题，如今也没那么难思考、理解了；原本以为一辈子都无法解决的事情，我竟然也做到了。

此刻，你已经把那个曾经生锈的自己，打磨得锃光发亮了。💎



紫

紫气东来

文 | 李丹崖

紫，此为系之。

此，有五，一曰桑葚，一曰紫葛，一曰紫苏，一曰香椿，一曰苋菜。

桑葚，为桑树的果。初夏时节，桑叶葱葱郁郁，若在旧时江南，细雨如丝，舔着桑叶，蚕雪白肥腴，桑葚逐渐在桑叶下坐果，起初是硬硬的一小粒，随着夏风的撩拨逐渐膨胀，待脸膛酱紫，触碰可破可落时，蜜蜂嘤嘤嗡嗡飞舞其间。此时的桑葚，甜美且满是果浆，食之，果汁在口腔中炸开，味蕾立时被酸甜俘获。

旧时，桑葚熟了，我等乡间少年大都会爬树采摘，采下即食，不用清洗，桑葚都在桑叶下躲着，雨淋不着，尘落不到，干净得很。桑葚熟的时节，乡间少年的裤腿内侧多半开线或被磨

得毛茸茸的，都是贪吃偷嘴惹的祸。

民间有传说，桑葚是躲在树上的关公，或者说是在桑叶下荡秋千的关云长，实因紫色的桑葚与关公的脸膛相仿罢了。桑葚亦有白色，堪称乳白，吃起来亦香甜。但不知怎的，我总觉得那是病了的桑葚，桑葚之精神，可不就是紫色的吗？一团紫气干果香，结实累累馋人肠。

紫葛花要早于桑葚开放。花开时节，腾蛇状的紫藤上，一串又一串的紫葛花灿然开着，有炫耀的嫌疑。在紫葛花下走，闭着眼也能嗅到一股清香。紫葛花的香是清爽的，没有桂花那般的甜意，有一种近乎海棠的清爽，或者说是清醇。紫葛花开时，搬一条竹椅在花架下喝茶，真是有趣，茶一定要是绿茶，与这个季节相配。

紫葛花有古典美，若有女子执着团扇，衣袂飘飘地从紫葛花下走过，那感觉恍如穿越。

贪嘴者多喜食紫葛花。紫葛花是一道好菜。每年春末，人们采摘紫葛花，和面蒸食，淋上麻油，滋味鲜爽，朵朵鲜花如春风，入口便是春暖花开。总觉得把紫葛花蒸了吃掉可惜了，但是转念一想，眼看紫葛花开败不也

是煞风景的事吗？

紫苏之美，胜在芬芳。紫苏有沁人心脾的冰爽气，这气息，靠近了就能嗅到。紫苏茂盛的时候，叶面伸展得开，边缘青色，中间有紫色的花纹，像极了京剧脸谱，只不过更抽象一些。夏日，最宜把紫苏种在院子里，然后在紫苏旁看书，或是因其味道的冰爽感，蚊蚋不敢靠近，人嗅到紫苏香也能提神。所以，如果让我推选最适宜文人养的植物，紫苏当为头筹，而非文竹。

紫苏伴读，夏日也有了凉意，心怀中微风习习，书页之上，层峦叠嶂化作心中丘壑，真是一桩快事。

江南的夏日，有人喜做紫苏鱼，据说紫苏可以去除鱼的腥味，乍一听就觉得这应该是袁子才笔下的吃食，有雅趣，亦令人过目不忘，过口难舍。

香椿，就更甭提了，层雾枝上一抹鲜。

采摘香椿，要在早春，亦要在早晨，清晨的雾气笼在树梢，有乡野气。这时候采来的香椿才嫩。香椿天生就是要入馔的。油油的一团紫，沸水焯后，紫却尽失，唯留一抹耿直的青。香椿凉拌了真是好吃，与蛋同炒味道别具风味，正所谓：吃得香椿一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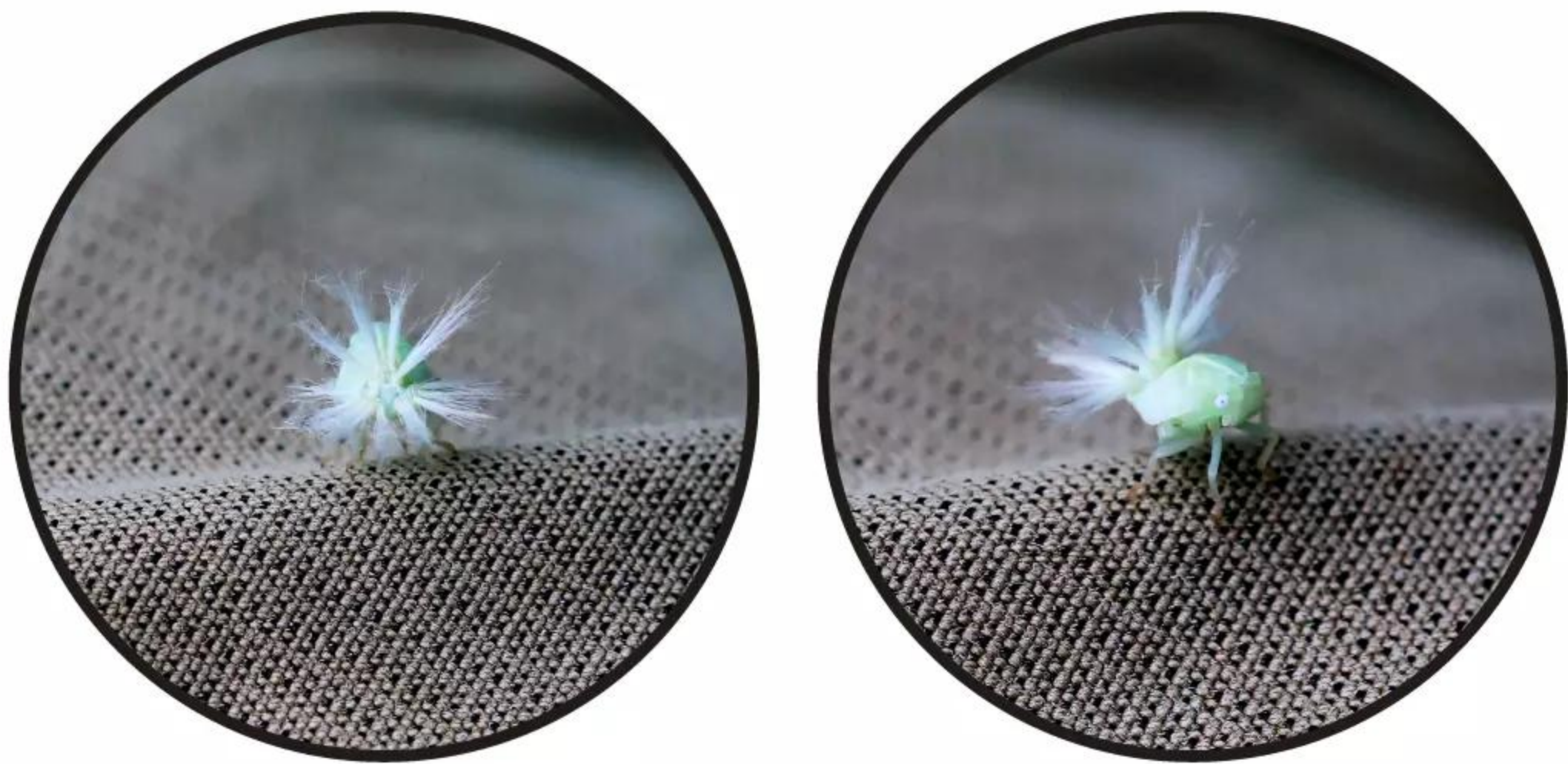
鲜，方不负这个春天。

现如今，香椿大棚里亦有，可以随时采摘，顿觉无趣和残忍。香椿就应该当即来食，不时，不食，以免暴殄天物。

苋菜可是诸多和紫相关的植物中最特别的。它不是通体的紫，它紫得更内秀一些。大多数苋菜只在一些叶脉和梗处隐隐冒着紫意。远远一望，它还是青色。苋菜，顾名思义，最宜入馔。最常见的吃法是蒜蓉炒苋菜，热油烹火，直接炒食，炒出来的苋菜紫意饱满，汤汁更是酱紫色，很是诱人。苋菜梗毛茸茸的，吃起来沙沙的，很是特别。

我还见过另一种苋菜，紫多青少，远远一望，若垂天之紫云。民间传说，当时老子西出函谷关，紫气东来，天上有紫气凝结，地上有苋菜葳蕤，真是天地一色。这景象，可谓仙气十足，人间哪得几回见呀！

突然我又想起了明代的官服。明代着紫袍者，称“朱紫大员”，多半是三品以上。紫色袍衫，束金玉带，真可谓“大红大紫”。突发奇想，若是朱紫大员们着朝服，在紫葛花下吃香椿、苋菜或桑葚，是什么感觉？食毕，在紫苏丛中托着手卷阅读，有趣，有趣。🎨



早就看见你了

文 | 图 高东生

偶尔会有人问我，拍了这么多年虫子，不烦吗？摸爬滚打，流汗费力，不累吗？一般情况下我都不解释。两人不在一个频道，对方没有心领神会，妙处自然就难与君说。

但对于读者朋友，我还是建议你们常到自然中去看看，微观世界的精彩简直超乎想象。如果你认为自己和那些小生命一样，都是自然之子，再看它们的眼光可能就不一样了。比如我，就常常把那些小精灵看成是一个个小孩子。它们天真、纯净，但也有小心思和小计谋。

草螽很老实，一双大长腿无虫能比，却很少跳。一只草螽在吃苜蓿菜的花瓣，很投入，我都挨到它了，它也不跑。也可能是

太好吃了，我看到它在舔自己腿上的花瓣残渣，就像小孩儿吃蛋糕，奶油黏在手指上，不是用纸擦，而是舔干净。

春末的时候，蟹蛛就大量出现了，但它们太小了，隐身本领又高，所以即使穷尽感知力，你也不见得能找到它。

想想，你那么大，对小蟹蛛来说，目标多么明显。它知道惹不起，就会躲闪，一般不跑，急了就悬丝而下，藏到草丛深处。大部分时候，它们都只是轻轻一转身，躲到叶子、草穗或茎秆后面。这时就考验你的眼力了，它就在你眼皮子底下，你也不一定看得见。你换个角度，它也换，而且速度比你快。都在绕圈子，你的旋转半径比它大多了，你绕不

过它。

我熟悉它们了，看到一只蟹蛛转过身，只在小草穗上露出小腿。我找了片草叶，轻轻地在它面前晃动，它慢慢躲避，就一点儿一点儿地转到我这边。我的另一只手早端着相机在等候了。

这下看清了，这个小脑袋，光滑无毛，满脸都是黄色的斑点。在它们的评判标准里，它也许是帅哥或美女，但在我看来，它太寒碜了，光头不说，脸还不干净。

它还在悄悄地变换姿势，像在跳舞，特别生动。绿草、暖阳、微风，这是多么奇妙而奢华的舞台。我不由得为它暗自鼓掌。

拍了一会儿，站起身的时候，看到一只广翅蜡蝉的若虫

不请自来，竟然落到了我的裤子上，这十分少见。我慢慢地把镜头靠近，它大概感受到了光线的变换，以为不太安全，也慢慢地转过身去，用它奇特的尾巴完全挡住自己，把自己变成了一朵蒲公英似的小伞。

侄女小的时候，喜欢玩捉迷藏，其他大人感到无聊，我却喜欢陪着她在家玩。可家里就那么几间屋子，几件大家具，能藏到哪儿去呢？门后、沙发后、大衣柜里、床铺底下，除此之外就没其他地方了吧？有。一次，小侄女藏到了窗帘后面。别说，还真是不错的地方，但她的脚被我发现了。



她不敢动，我假装没看见，就在附近转了两圈，还自言自语：“藏哪儿去了呢？藏得真严实啊。”

按照游戏规则，时间到了，还找不到，我就输了。她一撩窗帘，跑了出来，哈哈大笑，满脸的兴奋与喜悦，还带着汗水。💎



邂逅一场 古人精致的下午茶

说到下午茶，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就是红茶、咖啡、甜点这些英式搭配。其实，作为茶文化的发源地，咱们中国人的“下午茶”起源更早。

莫高窟第45窟
盘子及饮具 盛唐

早在春秋时期，中国人就有喝“下午茶”的习惯了。到了唐代，更是对器皿有了讲究。瞧瞧，一席之上，整洁美观的大小器具有序摆放，光是用来盛放食物的餐具就包括方木盘、无脚盘、高脚盘、马头盘、高脚酒杯、五脚酒杯……这些细节足以看出古代敦煌人对“下午茶”品质的追求。

一份精致的下午茶，除了日常摆盘，“小食儿”的搭配也是必不可少的。从蜜饯干果到蒸食糕点，从奶品乳酪到饮品水果，不一而足。在敦煌文献中，就有对“小食儿”的记载：做十五六个人的饭，要用面粉大约二石四斗，油十七升，酥两升多，还有三斗酪。这种食物配比，大大超出了充饥的范畴，可见当时的敦煌美食是相当丰盛的。

莫高窟第474窟 宴会图 唐



榆林窟第25窟
童子与净瓶 盛唐

作为下午茶的“标配”，茶与酒怎能少？中国茶文化与酒文化源远流长。著名的敦煌遗书《茶酒论》，就用幽默有趣的拟人对话，让人明白了茶与酒的不同与特点，从中可以看出古人对于茶与酒的使用场景有着清晰的界定。

莫高窟第61窟
酒肆图 五代

闲暇午后，或邀三五好友，或与家人围坐，沏壶好茶，斟满美酒，再配上各类“小食儿”，载歌载舞，侃侃而谈。生活不仅有眼前的忙碌，还有芬芳轻松的下午茶。

同事问，童年时期的明星翻红，意味着大家都开始怀旧，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杀马特”也能重新翻红？

我说不可能，毕竟大家都没有当年的发量了。

医生：“你能不能看到墙上的字？”

病人：“什么字，哪儿呢？”

医生“啪”地在体检表上盖了个章，印出四个红字“听力正常”。

最近喜欢上钓鱼。别人说鱼池里的鱼好钓，可我连续去了几次，什么都没钓到。

最后一次，鱼池老板接过我的鱼竿，半个多小时钓了四五条，然后对我说：“鱼拿走，以后别来了，别让其他人以为我的鱼池没鱼……”

一日坐电梯，一个人突然开始给电梯里的人发饼干，但就没有给我，我很纳闷。于是，我就伸手向他要了一块，那人愣了一下还是给我了。结果，电梯到了五楼，所有人都下去了——他们居然是一起的。

现在的手机、电脑都流行触屏。

有位朋友感慨：“现在科技发展这么快，说不准哪天电视机都要改用触屏了。”

另一位朋友说：“你傻啊！有遥控器不用，干吗要像以前那样，走过去用手指戳。”

有的人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而我就不一样了，我煎炒烹炸样样都吃。

当代年轻人早上打招呼的方式：“我好困……”“我也是。”

人一定要有仪式感，比如我每天晚上一定要在手机上看看自己银行卡的余额再睡，这样第二天上班就绝对不会迟到了。

爱笑的女孩，运气不会太差；爱自拍的女生，手机不会太差。

我用真心换你真心，没想到你是真心不喜欢我。

神回复

为了变美，你坚持了哪些好习惯？

神回复：我坚持拍照开美颜！

田子坊、南锣鼓巷、宽窄巷子，这些景区有哪些异同？

神回复：分别卖着上海老酸奶、北京老酸奶、成都老酸奶。

怎样把白菜卖到20块钱一斤？

神回复：炒一下。

二胡曲子为啥都那么悲伤？

神回复：因为二胡只有两根弦，它们相依为命，日夜相对，可是不能相拥。💎

辑 | 白 棠

抚摸猫咪能分泌催产素，
可减少压力和抑郁情绪。



身边有猫能消解人的孤独感。



猫的呼噜声会让人放松神经，
具有降血压的功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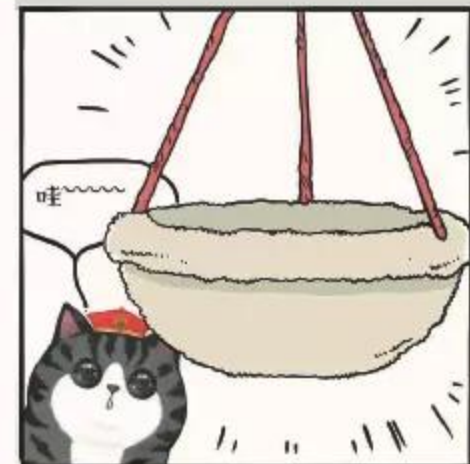
研究表明，养猫的人
比养其他动物的人心脏病发作或中风的
概率更低。



什么也没做的猫猫



图一白 茶



矿区的方言作文

文 | 七焱

—

早年我跟随母亲四处漂泊，学了很多地方的方言。

我11岁时，母亲嫁给一位煤矿工人，我也随之在山西和内蒙古边界的一片矿区中定居下来。不过当地的方言我怎么也学不会。

他们把鼻涕叫“能带”，把没眼色叫“眼蓝蓝”……我根本无法理解字义之间的逻辑。在当地小学当了插班生之后，同班一个叫“张二拐”的孩子冲我喊：“给你俩笔兜！”

我先说“谢谢”，然后才问“笔兜”是什么意思，围观的同学随之爆发出一阵大笑。回家问继父，才知道是“耳光”的意思，我哭了。

晚上，母亲把我拉到一边，说：“你要懂事，有困难先忍着，记住，只有好好学习，你才能离开这个落后的地方。”

母亲说得没错，这片矿区地

处偏远，最近的镇子都要坐40分钟的班车才能过去，大地上千疮百孔，到处是小煤窑，煤灰覆盖着所有道路和房屋。这里还缺水，我初来这里一个月都没法洗澡，有天晚上掀开衣服，我惊恐地发现肚皮上有一层鱼鳞状的黑垢。

更伤心的是，周围的同学始终把我这个“外来户”当异类。

尽管难以融入群体，我还是积极学习当地方言，想以此尽快摆脱“外来户”的痕迹，但学来学去，我嘴里总像塞了一包沙子，学成了四不像。我也不愿说普通话，因为一开口就会收到周围射来的异样目光。半学期后，我索性放弃了跟同学们交流。

二

我始终牢记母亲的叮嘱，勤奋学习，插班来这儿的第一次期末考试，我就成了全班第一。倒不是我学习好，只是这里的孩子

认真读书的不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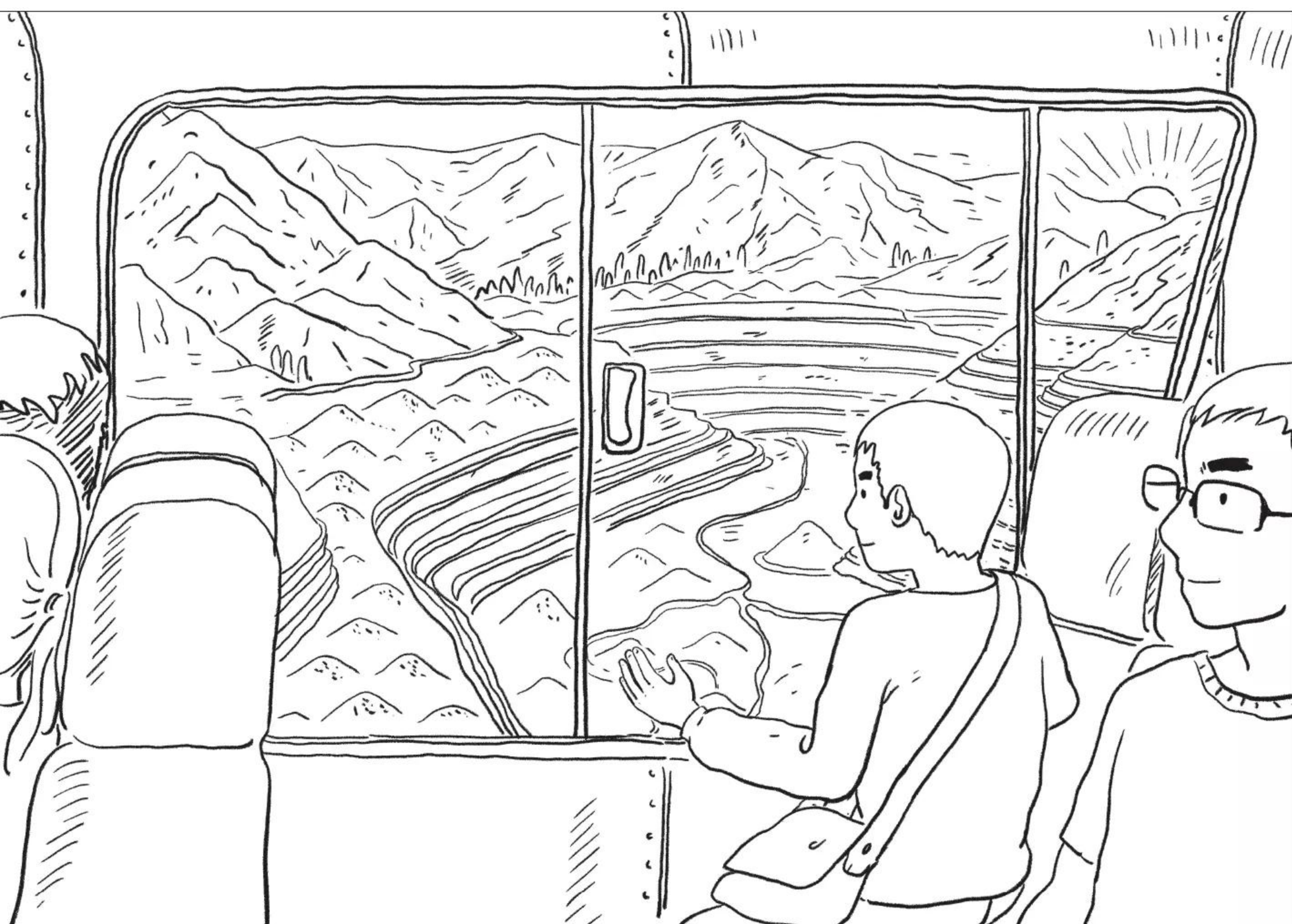
我的成绩打破了此前周月梅保持的纪录。周月梅是班长，一个胖胖的短发女孩。因为相貌和体形，她长久以来也遭受着同学们的捉弄和嘲讽，于是就把精力全放在学习上，成绩自然好。

新学期，班主任任命我当学习委员，和周月梅搭档管理班级事务。

当然，同学们没什么好管的，我俩也管不了，唯一实质性的工作，是每天放学后留在办公室，协助老师批改当天的课堂作业。

相似的境遇，让我和周月梅成了朋友。办公室只有我俩时，我们就从单纯讨论答案对错，慢慢变成一边批改作业，一边聊各种话题。

周月梅性格乖巧，喜欢抿着嘴笑，是个很讨人喜欢的女孩子，独处时的她并不是平时低头不语、郁郁寡欢的样子。她说之



■ 用画笔填色,和插画师刘擦擦一起完成插图,将作品拍照发至 yczhengwen@qq.com,就有机会获赠读者文创产品一件。截稿日期:2022年9月10日。

■ 评选标准:1. 用色创意大胆;2. 画面整体色调和谐;3. 色彩涂抹边缘平滑无出线。加分项:在画面中融入自己绘制的图案元素。

前听我讲普通话挺好听的,我就问她,现在我的口音像不像本地人了。她说还是有些不像,但再练一学期肯定就一样啦。于是,我就向她请教一些字词的发音问题。

我们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都舍不得走,故意慢慢批改作业,好让一天中唯一愉快的时光多停留一会儿。

有一次,周月梅忽然扔过来一个作文本,捂着嘴笑:“你看张二拐的这句话。”

我一看,估计是张二拐走

神了,把一句“不叫么”写进了作文。

“不叫么”是矿区常用方言,意思是“不对”。

别看平时学生们说话甚至老师讲课都用方言,但在作业中必须用漂亮的书面语。把方言写进作文,是一件很土气、很丢人的事。

我陪着周月梅一起乐,意犹未尽时,我说:“要是用方言写一篇作文,那肯定更好笑。”周月梅说:“要真有人那样写,绝对比笑话还好笑。”

我拿过我的作文本,激动地说:“我写一篇,你看看。”说完,我飞速写了一篇小作文,把这大半年学会的本地方言基本都用上了。

写完给周月梅看,她只读了头两句,就仰起头捂着肚子大笑,随后在东倒西歪、眼泪四溢中才读完。

读完过了好久,周月梅才冷静下来,她说,我的有些用词还是不准确。也许是觉得特好玩,她也即兴提笔,用方言写了一篇作文,随后给我讲解,什么语境



应该用哪个词。

那天我们批改完作业，天已经黑了，我和周月梅在校门口饿着肚子道了别。但我由于太兴奋，忽略了一件事，我那篇用方言写的作文忘了撕掉，和别的作业一起放在语文老师的办公桌上。

三

第二天，语文老师把我这篇小作文拿到课堂上念，引发了哄堂大笑，我羞得把头埋进桌斗里。老师却猛拍桌子，训斥大家：“有甚可笑？你们谁能把作文写

得这么活泼有趣？”

我有些意外，慢慢抬起了头。

语文老师扬着我的作文本评价说，这篇作文多处以方言代替华丽的辞藻，反而有种特殊的意趣，写出了真实的生活，总之，这是一篇令人耳目一新的、难得的佳作。

老师认真的表扬，让教室里安静下来，学生们开始相信，把粗糙的方言写出来，并不是丢人的事。

我坐在那里，心情由起初的委屈，慢慢变成了得意。我趁机

大胆地回了老师一句：“周月梅还写了一篇更好的。”

“哦？”语文老师感兴趣地问周月梅要，周月梅就把她那篇作文从桌斗中取出，红着脸交到讲台上。

语文老师一边念，一边点头，念完后更是大加赞赏一番，用手敲着作业本说：“看看我刚读的这两篇作文，多么富有文学性。再反思一下你们写的东西，凑了一堆自己都搞不明白意思的词语，简直味同嚼蜡。”

我和周月梅都不懂什么是“文学性”，但随后发生的事，让

我俩知道，用方言写作文是条光亮的路。

语文老师把我和周月梅的那两篇作文改了一下，寄到县城去了，他说县里正举办小学生作文选拔赛，这两篇肯定能入选。

一个月后接到通知，那两篇作文让我们小学获得了一个赴县城参加作文竞赛的名额。语文老师在课堂上大声宣布这件事，言辞之间满是对周月梅和我的夸赞，说我们俩为学校赢得了荣誉，如果参赛获奖，那将是整个矿区的喜事。

但所有人都听得出来，语文老师更欣赏周月梅的那篇作文，因为她驾驭方言的能力更强，而我的一些用词还是显得牵强。

也就是说，基本上就定周月梅代表学校去参赛了。我斜着头向周月梅看去，她正满脸通红，低头坐在那里。

四

去县城，对矿区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件大事，不亚于早年间的人上一趟北京。

这里的大人终年赶着骡子跟煤矿打交道，挣钱倒是多，但都不知道怎么花，也没地方可花。小孩子除了上学，就是拉着黑黢黢的羊去坡上放。

去县城，那是出了大事才考虑的，很多人得了重病也只上隔壁镇子的医院。而现在，矿区小学要选派一名小孩去县城参加比

赛，这绝对是光耀门楣的事。

那天下午，我和周月梅照例留在教师办公室判作业，两人都没怎么说话。她是因为激动和害羞，我则是因为心怀鬼胎。

判完作业，我们出校门告别。看着周月梅走远，我又返回学校，来到语文老师宿舍，跟他谈了半个多小时。

我跟他讲，我年龄虽小但经历丰富，跟随母亲去过西安这样的大城市，也去过烟雨朦胧的江南小镇，见过冬季干涸的黄河河床，也在夜晚的海滨听过如雷的涛声，我知道火车是有厕所的，甚至见过飞机从头顶飞过。

我还滔滔不绝地细数自己看过的书，甚至把武侠小说和连环画都搬出来了。

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老师相信我能写出比周月梅水平更高的作文，我想代表学校去县城参赛。

这番自我介绍让这位山村教师听得目瞪口呆，然后，他望着窗外发起了呆。

但我没讲出我渴望这份荣誉的真正原因——我的母亲更需要它。我清楚母亲比我更想离开这片矿区，她是因为继父能供我把书读下去，才忍受煎熬，留在这里。这份荣誉我想替她挣回来，我想让母亲知道，她的付出是值得的，是有回报的。

语文老师并不知晓这些，他

只是隔天在课堂上简单宣布了一下，说我勇于自荐，学校了解到我的写作水平更好，决定派我去参赛。

我能从周月梅那张回归到寡欢的面孔上看出她的伤心。那堂课结束后，她不再和我说话，下午一起判作业时，也没有讨论，更不会指出我的错题让我改了。判完作业，她就匆匆回家，不做半点儿停留。

我心中充满了愧疚。

好在母亲知道我要代表学校去县城参赛后，当时就激动得流下了眼泪，拉着我在左邻右舍间奔走相告。看着母亲高兴的面容，我对周月梅的歉疚就一扫而光了。

出发去县城的头一天，母亲特意买了一大包饮料和零食让我在路上吃，要知道，平时她可是一毛钱都舍不得多花的。

上县城是一位教低年級的男教师带我去的，清晨从路口坐上班车后，我看窗外灰蒙蒙的矿区，到处都是煤山、骡子、满面煤灰的矿工。我望向远方，朦胧的太阳即将升空，再过几小时，就会看到久违的色彩斑斓的城市，我内心忽然坚定了起来！

班车在曲折的马路上左转右拐，我环顾满车陌生而沉闷的大人，心中更加坚硬而冰凉，仿佛自己已经告别了天真的孩童时代，也成了大人。💎

专
栏

kā fēi
咖 啡
shí guāng
拾 光

咖啡馆里的百味人生。

激流之上

文 | 童 玲

鲁鲁来咖啡馆推销她的水果，热情又勤奋的她说起了这三年的经历。



一

在卖水果之前，我和老公在超市当理货员，两个人的月收入加起来不到9000元。不过我俩是北京人，本地有房，没有房租压力，又都是苦孩子出身，平时很节俭，日子也还过得去。

婆婆老催着我们生孩子，我和老公考虑过，但一算养孩子的成本就泄气了，附近最便宜的幼儿园每月也得4000块钱，真要生了孩子，我俩一个人的工资就交待出去了。想起这事我特别焦虑，女人的黄金生育期很短暂，总不能拖成高龄产妇再生，可咱一没本事，二没学历，能鼓捣点儿啥挣钱呢？

我有个姐们儿天天在微信朋友圈发她家的水果广告，我和她聊了聊，才发现她每月能挣1万多元，这可惊着我了！我对老公说，高中刚毕业时我和她在一起打工，她没我干得好，年终奖金比我少200块钱，可她现在收入是我的3倍。老公说：“人家起早摸黑地卖水果，你能吃得了那苦？”我一下子来劲了：“为啥不能？超市的活儿也不轻松啊。”老公又说：“说不定她吹牛的呢？”我一想，这也说不好，我得调查调查，立刻给那姐们儿发微信，问她需要帮忙不。姐们儿还真不跟我客气，回复我说，她每天一大早去水果批发市场进货，这个时间段

缺个帮手，就怕我嫌累。我说没问题。

之后的一个月，我每天凌晨四点起床，简单洗漱后，骑电动车到她店里，坐她的车一起去批发市场，把货送到店里后，我再骑电动车回超市上班。我累得够呛，但也长了不少见识：什么样的西瓜是绿色无公害的，什么样的香蕉不是被催熟的，我摸了个门儿清；和她合作的几个供应商很实在，价钱也算公道，他们的微信我全加了。最重要的是，我确认她真的赚到钱了，人家那生活品质完全不一样，穿得好就不说了，脸上还水润水润的，据说做了医美；出手也大方，月底的时候给我转账1000元当酬劳。

我对老公说，咱俩辞职吧，把银行里那8.6万元全拿出来投资水果店。老公说钱怎么花我说了算，但他不想辞职，万一我亏了，有他的那份收入在，家里不至于断炊。我说我一个人肯定忙不过来，这事没他加入可不成。我又劝他，一旦挣了钱，就能尽快生孩子，生活也能更有保证。他想了想，同意了，他说都听我的，其他什么事无所谓，就是觉得万一遇上不好惹的顾客，有他在，还能帮我挡着点儿。

二

2018年9月，秋风送爽，我俩在小区对面租了个10平方米的

门脸房，做起了水果买卖。小店以我的名字命名，叫“鲁鲁水果店”。

真干了才知道钱没有那么好挣。顾客少得可怜，水果的储存风险很高，像香蕉这样不宜长时间存放的，几天卖不出去，品相就不行了。可不管生意怎么样，该交的水电费、房租一分都不能少。

我想，这么下去不是办法，不能光等着人上门来买，咱得主动出击呀。于是，我决定提供送货上门服务。

我印了好多宣传单，方圆3公里以内的小区我和老公全跑了一遍，每栋楼的每层电梯口都贴上广告，又给清洁工阿姨塞了水果，让她们打扫时务必手下留情，把我家的广告至少保留一周再撕。

老公虽然不是特别有主意，但配合度很高，我提出的所有想法他都努力去实施。就说贴广告这事，我才跑了两个小区，他已经跑了6个；后来订单多了，我看店，他风里雨里地骑着电动车去送货。我特别感激他，一家店得有人出主意，有人跑腿，不能所有人都当指挥官。老公从来没觉得他是男的，这个家就该由他说了算，他常说谁聪明谁当领导，既然我比他聪明，他就听我的。

后来，我把品相不好的水果做成水果奶昔或者水果捞，消费满30元送一杯水果奶昔，满50元送一份水果捞，促销效果可好了，

销售额噌噌往上涨。

开店满四个月的那一天，我和老公算完账，发现店里终于有了盈余，有7000多元，我俩乐坏了。我从小学习不行，工作也不怎么样，这辈子都成不了电视里演的职场精英，一直觉得自己挺失败的。开店之后，我才相信自己是个有价值的人——听说绝大部分创业者都失败了，我这才初次开店，发展势头就这么好。当天晚上，我和老公干掉了4盘小龙虾。

开店第七个月的时候，我们请了第一个员工，这样，我和老公每月能轮流休息一天。我俩头回当领导，有点儿找不着感觉。两人一起上网听了一节管理学的课，没听完就睡着了。

我们每天天不亮就去批发市场进货，晚上关店前数钱，看看存款又增加了多少。开店满一年，每月盈利达到两万元，我踌躇满志地计划开第二家店。一家店每年能挣20多万元，两家店就能有40多万元，将来还会有第三家、第四家……说不定有一天我的店会遍布北京。

我现在想起那些日子，仍然觉得十分美好，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希望，有很长很长的未来，还有很满很满的信心。开水果店这个决定无比正确，是我，用魄力和努力让全家收获了更灿烂的人生。

三

人在顺境的时候，总以为人生一路畅通，幸福的日子怎么都过不完，其实命运充满了未知，谁也不知道会遭遇什么。

以前我们附近的各个小区都可随意出入，这两年必须要出入证了；快递不让进小区，只能放门口的货架上。我家给客人送的水果丢失了两回后，老公怎么都不敢放货架上了，每次都等顾客出来取水果，这么一来，送货时间长了，送货量就少了。

2020年夏天，我们进货的那个批发市场关了，我们只能跑到40公里以外的另一个市场去进货。早上五点半，别人还没起床呢，街上空空荡荡的，我们就已经来回90公里了。以前不管时间多晚、订单多小，我都愿意送货上门，但那阵子晚上9点以后的单子，我坚决不让老公接，人都需要休息，挣不到钱我认了，但不能搭上家人的健康，我们只剩一副好身板，好好留着，来日方长。

市场重开之后，我俩松了口气，但实在太累了，我对老公说：“要不咱关店几天，调整一下吧。”老公不愿意，他和顾客都培养出感情来了。有位老奶奶腿脚有毛病，下楼不方便，也不会用超市的App，老公每次给她送水果时，都要捎带着给她买菜；还有位大叔经常塞饮料给他，说小伙

子不容易。老公说，无论如何，生意不能停，否则就是对那些忠实顾客的辜负。我疲惫地点点头。

后来，水果销量逐渐减少。到了2021年秋天，我们实在坚持不下去了，被迫缩减开支——租的店面退了，冰柜、料理机全拉回家里去，我们改做网上销售。好在我们的团购群挺热闹，我老公一直把顾客当亲人，而顾客们也记得他的好，说他上门送水果时总是顺手帮个忙，不是取个快递，就是临走帮忙倒个垃圾，所以大家愿意支持我们。我哭笑不得，家里的酱油瓶倒了，我的“勤快”老公都不扶一下。

昨天晚上我问老公：“咱现在的收入比在超市打工的时候少，你后悔跟我出来创业不？”他说：“后悔啥呀？在超市的时候，感觉自己像颗螺丝钉，没啥大用。现在多好啊，认识了那么多顾客，得到那么多认可。”我一想，也对，开店带来的收获不能只用金钱来衡量，被需要、被认可也是创业的意义所在。

其实我和老公一样，也更喜欢开店之后的生活。在超市打工的时候，日子波澜不惊，一眼望到头；开店之后则如同在激流之上行舟，有惊吓也有惊喜，我的心性和能力得到了更高强度的锻炼，如果连眼下这段时间都能挺过去，我相信将来没什么能难倒我。💎

张双喜

文 | 蟠桃叔



一

二十多年前，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住后村。那曾经是西安很著名的城中村，站在楼顶上可以看到大雁塔的尖。

隔壁屋子住着个小哥，姓张，叫双喜，湖南人。说话时，把吃饭叫“掐饭”。双喜白白净净，脾性柔顺，像个蚕宝宝。

我问他干啥工作，他说是编辑。我一把握住双喜的手，说：“文化人呀！”

双喜文绉绉的，口袋不别钢笔、不戴眼镜都像编辑，我不疑。我后来失业了，试着问双喜他们单位缺人不，我也想滥竽充数当编辑。

双喜红了脸，解释说他不是啥正经编辑，不是编书的，是编题的。

双喜的老板恨不得员工就像印刷机一样，插上电就不带停的。所以，双喜中午吃饭要掐着点儿，晚回去几分钟就要扣钱。

他们办公室窗外是地处太白路和西斜七路的一片工地，在叮叮咚咚起新楼，竖着一个巨大的楼盘广告“幸福值得等待”。广告牌下有个连苍蝇馆子都算不上的摊子，卖菠菜面。双喜他们午饭通常就在这家吃。陕西人爱吃这口。双喜是“掐”米饭的湖南人，一“掐”也爱上了。

在这种地方吃饭，卫生不敢细究。但是这家菠菜面好吃到了

出乎意料的地步，生意超好，总排长队。双喜和公司几个小伙伴排队时等得心焦，这时候“幸福值得等待”的广告牌就成了一种抚慰。

双喜说他能坚持在那家公司干下来，估计就是为了每天都能吃到那碗菠菜面。怕我不信，还约我去吃。

我弹尽粮绝，偷偷躲在屋子里啃了几天的干馍了，一听这话，咽了唾沫，第二天午饭时间真去了。

双喜已经等着我了，穿了件紧兮兮的白色短袖，更像条小白蚕了。我暗自笑他：“南方人，没经验，在西安穿啥白衣服，吃凉皮吃面的，筷子一搅，还不溅你

一身的红油点子。”

那家的菠菜面确实劲道、滑溜，筷子一搅一挑，碗里“小绿蛇”乱窜。吃一口，香得人都咬舌头呢。

双喜是个实在人，觉得请人吃饭，一碗面太轻薄了，喊老板给我碗里再加一份肉，让我吃过瘾。老板忙得团团转，吼一声：“不加！”

双喜面子上挂不住，憋红脸，对老板喊：“老板，加肉嘛，我给你钱嘛。”

老板不理，忙着给旁人倒面汤去了。陕西的面馆老板，“生冷蹭倔”，就是这么任性。

我赶紧打岔，说起了菠菜面的老祖宗就是古代的槐叶冷淘什么的，又拉扯出杜甫的诗来，故意卖弄。

双喜却听得认真，还说听我一通胡说八道，胜读十年书，还要拿个本本记下，说以后写文章能用上。

我笑了，双喜原来是个文学青年呀。此后，我和双喜愈加亲热了。



双喜还说要天天请我吃菠菜面，有他一碗就有我一碗。感动归感动，可我多少是个要脸的人，蹭饭一次犹可，咋能天天跟在别人后头混嘴呢。

那时恰好有个夏令营招带队

老师，我想也没想就报名去了。然后和一群城里娃在农村耍了一个夏天，捉蝴蝶，看月食，围着篝火跳舞，倒也快活。夏令营结束后，我好歹挣了几千块钱回了西安，只是人黑瘦如鬼。

回来时是晚上，楼道昏暗，突然发现房东家的德国牧羊犬在那儿卧着，狗绳就拴在隔壁双喜的门上。双喜屋子灯灭着。我试着喊了几声双喜，没有人答应。

问了楼上旁人才知道，双喜欠房租了。房东邪性，谁交房租晚了，就把狗拴到谁门上，不交就不解狗绳。这狗原来是警犬，就因为不咬人遭淘汰了，才被房东便宜买回来。虽不咬人，却也吓人；即使不吓人，也够膈应人啊。

我下到一楼，去房东处替双喜把房租交了。房东正吃煎饼呢，慢吞吞地摊开一张煎饼，夹上一筷子洋芋丝、一筷子胡萝卜丝，再浇上一勺醋水泡的绿辣子，一卷，这才手托了饼，一边吃一边骂骂咧咧地上楼牵狗去了。

我再上楼，双喜屋子的灯亮了，门开了，双喜走了出来，原来他一直都在，躲着哩。双喜到我房里千恩万谢，问我：“杨哥，你今天回来的？你哪里有钱替我交房租？找到工作了？”

我吹牛道：“哦，我哪里缺过钱了？再闲几年都没问题。”

双喜说房租钱算是他借的，等手头宽裕了马上还。说完看到

我刚脱下的脏衣服在盆里泡着，就蹲下身哼哧哼哧揉搓起来。我赶紧把双喜那双手从盆里拽出来。

双喜甩了甩手上的水，说：“杨哥，要是方便，再借我一百块钱吧。”

我给了他二百元，问他咋搞的。

原来，我前脚离开西安，双喜后脚就失业了。双喜在那家公司干得好好的，菠菜面吃得好好的，可是老板为了降低成本裁人，炒了双喜鱿鱼。

双喜去收拾私人物品。老板手叉腰跟着，生怕双喜多拿一葱一蒜。双喜气得浑身都颤哩。拿走了一个保温杯、两支笔，还有一大卷卫生纸。

双喜下楼遇到了吃午饭回来的小伙伴。双喜知道他们的肚子里填满了香喷喷的菠菜面，那一刻双喜难过得想哭，想回家。



双喜家在沅江边上，本村的田地少，双喜爸需要渡江到对岸的村庄租田耕种。姐已出嫁，哥也已娶妻，起了新灶。双喜妈盼着双喜也赶早领回来一个媳妇。双喜妈老担心西安的女伢子吃不惯大米。

双喜妈不知道，双喜天天吃面，菠菜面、油泼面、臊子面、蘸水面、饸饹面……双喜在

西安一个月挣两千六，自己留一千，一千六邮寄回家里。

失业后，双喜不睡大觉，早早起来买一份报纸看招聘信息，有合适的就去应聘，没有就去省图书馆看书、写作。工作没有找到，写作倒是进入了状态，后来干脆工作也不怎么找了，把写作当成正事做。

有一次图书馆请几个成名作家做讲座。双喜挤进去一听，热泪盈眶，受了“蛊惑”，更疯魔了，都忘记交房租，等房东来拴狗了，一摸口袋，发现钱包丢了。

钱包是双喜他哥的战友送给他哥的，他眼馋。双喜当时是个中学生，他哥说，等他考上好大学了奖励给他。双喜后来只考上了一个三本学校，他哥还是把钱包送给他了。钱包里有暗袋，他哥给里面塞了三百块钱，说是应急的钱。后来双喜出来闯社会，好几年了，一直没有动过暗袋里的这三百块钱。

丢了的钱包里除了那三百元，还有九百六十三块五毛和一张用过的废电话卡，印着熊猫吃竹子的图案，挺好看的，所以一直没有丢掉。双喜用这张卡给家里人还有一个暗恋的女同学打过电话。全丢了。

没钱的双喜根本没有想过跟家里要钱，这点和我一样。双喜看着温良绵软，其实骨子里是倔强的。唉，我和双喜这两个不



合时宜的失业青年，可咋办呀。

我那段时间闲得无聊，看过几篇他的文章，有一篇记忆深刻，标题就是《幸福值得等待》。他原来公司附近的广告牌上写的就是这一句。文章写的是他在西安的生活，如何编题，如何吃菠菜面，如何在书店蹭书看，如何逛兴庆公园看鸭子……当然，也写如何被炒鱿鱼。文章每一段都以“幸福值得等待”结尾。虽然鸡汤味十足，我承认看了还是有那么一点儿感动的，于是又借给他几百块钱。

过了一段时间，我一个大学同学在报社上班，说缺人，让我去试试。我沾水在头上抹了抹跑去见总编，总编觉得我还行。我问还能再推荐一个人不，总编说一个萝卜一个坑呀，我就没再多嘴。

当晚，我买了一只烧鸡和几

瓶啤酒回来，想喊双喜一起喝点儿。但双喜不在。因为是隔壁，只隔了一面墙，两人进门不见出门见，居然没有留电话。只能等。都到了晚上12点多了，我又敲了敲墙壁，无人应声。我一个人把鸡吃了，把酒喝了。

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双喜。双喜毫无征兆地从后村消失了。楼上有人说双喜回湖南老家了，也有人说双喜被人骗了。谁知道呢。

多年后，我无意中听到了一首歌《后会无期》：“当一艘船沉入海底，当一个人成了谜。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

我马上想起了张双喜。只是，我不知道他如今在哪里，不知道他是不是依旧白净，不知道他还吃不吃菠菜面，不知道他还写不写文章，不知道他是否还相信“幸福值得等待”……

程颢有诗：“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心地如常，从来不易。万物若手足，信手写来，多是神往之人、之事。

文一南在南方
画眉

京兆尹张敞天天给妻子画眉，一时传遍长安。

实在想象不出张敞画眉的样子：一个男子给女人化妆，总觉着有些隔靴搔痒。倒是唐朝朱庆馀写“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活脱脱的情态，可惜他只是打个比方，其实是在问自个儿考试考得怎么样。

画眉的事，还是得说画眉鸟，天生的手笔，画了眉，画了眼圈儿，突然失了手，眉尾画到耳根了，看上去又妩媚又狡黠。远看只是白，近看有些许的蓝掺杂其中。

嚶其鸣矣，差不多都是要求偶的。有些动物的求偶声不好听，比如春天的猫；而鸟声常常动听，像画眉，它简直是个天才。

求偶成功，两只画眉在草间做个窝，像个小小的草碗，细密柔软。经过草丛，忽地飞出一

只画眉，锐声尖叫；过不了一会儿又飞出一只画眉，大约是它的先生，叫声更大，像是示威。拨开草丛，看见窝里躺着几枚小小的蛋，竟然是天蓝色的，有点儿惊艳。赶紧走开，不能误了画眉的大事。心里好像总是放不下，隔一阵子再去草间看，画眉没出窝；再去看，出窝了，跟小鸡不一样，它们光溜溜的，没长羽毛。

画眉叫得好看，百灵叫得也好听，从古至今，提笼架鸟的人里头总少不了迷恋这二位的。王世襄先生说，旧时京城百灵鸟要叫十三个片段，叫“十三套”。十三套的内容可惜我已不能全部记清了，只记得从“家雀闹林”开始，听起来仿佛是隆冬高卧，窗纸初泛鱼肚色，一只麻雀从檐下椽孔跃上枝头，首先发难；继而是两三声同伴的呼应，随后成群飞落庭柯，叽叽喳喳，乱成一片。十三套以“虎伯拉劝

耕”结尾。虎伯拉就是伯劳，清脆的关关声中，间以柔婉的呢喃，但比燕子的呢喃嘹亮而多起伏，真是百啭不穷……另外还有学猫叫和鹰叫。一般禽鸟最怕猫和鹰，养鸟的却偏要百灵去学它最害怕的东西。

画眉似乎没有这么多讲究，不过清代陈均在《画眉笔谈》中也提到画眉与猫：

养育之法，尤当谨防外患，且使其习于人，每之与偕出入，使猫狗习见，习与为邻，两不肆毒，则不生恐惧，饮食自安。

又说：

或当日晴之时，或值花荫之下，或闻它鸟之音，或遇人声调唤，即睨睨如环，矢音不已，不知其置身樊笼之内也。

音轻亮，能歌调效人语，并能猫声狗声、笛声、鸡声及各鸟鸣声……

汪曾祺写一位京城遛鸟的



老头儿，他如此说画眉：

“叫跟叫不一样！跟唱戏一样，有的嗓子宽，有的窄，有的有膛音，有的干冲！不但要声音，还得要‘样’，得有‘做派’，有神气。您瞧我这只画眉，叫得多好！像谁？”“像谁？”“像马连良！”

真是传神。有一阵子，我早上要去公园转转，听画眉的声儿。老头儿差不多都将鸟笼挂在树枝上，有的揭开了笼衣，有的笼衣半开着。

我听不出画眉叫声的门道，偶尔看着它们在小小的水盘儿

里洗澡，洗得不潦草，抖水的样子着实有趣。有一回见一老头儿把笼子下边的挡板抽下来，让画眉待在沙土里，画眉在土里打滚，也像是洗澡。

老头儿常常要围个圈儿，说些养鸟之事，比如懒人不要养鸟啦，比如哪一位怕老婆，养鸟儿怎么养也养不好。其中一位模样还有点儿像我的祖父，不免要离他近些。

祖父年少时养过一只画眉。揭开鸟笼盖子，画眉飞了，他还紧紧捂着盖子。好多年前听他说起，边说边比画，像是回到了小时候。他说：“我栽了竹子啊。”他栽了竹，添了笋，成了竹园，竹园里有好多鸟，“竹园里也有画眉呀！”

长大后看郑板桥给弟弟写信说：

所云不得笼中养鸟，而予又未尝不爱鸟，但养之有道耳。欲养鸟莫如多种树，使绕屋数百株，扶疏茂密，为鸟国鸟家。将旦时，睡梦初醒，尚展转在被，听一片啁啾，如《云门》《咸池》之奏；及披衣而起，额面嗽口啜茗，见其扬翠振彩，倏往倏来，目不暇给，固非一笼一羽之乐而已。

顷刻之间，想起祖父。

看新闻，如今画眉成了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这对画眉来说真是好事，有点儿替它们高兴。🍀



能以喜欢的方式生活的人，都精于自我管理。

师父要我一同跳槽，我该不该走

文 | 林特特

特特：

你好！

我是一名健身教练，我的顶头上司是部门经理，他领我入门，教会我很多东西，我们的关系更像师徒。最近，我所在的健身中心换了老板，新老板和我师父不和，师父要离职，并劝我跟他一起走。出于情分，我应该与他同进退。但是，我在这家健身中心已经工作两年，有许多固定会员，换个环境就要从头开始。另外，我住在单位附近，对周围环境已经很熟悉，换工作，又要退租旧房子，找新房子，各种不方便，我该怎么办？

高佳

高佳：

你好！首先恭喜你是一名出色的健身教练，你的能力、人品得到师父、上司的认可，所以，他才会跳槽时第一时间通知你，想带你一起跳。

你的经历、烦恼，或许许多职场人都会遇到。自己的师父、有知遇之恩的上司、关系不错的前辈，他们离职了，自己该不该和他一起走？这确实值得思考。然而，职场毕竟是职场，是做事、求发展的地方，如果将义气变成制约自己的因素，那这样的感情所带来的只能是负面结果。

如果我是你，我会拿出一张

白纸，将走或留的理由列出来，用事实、数字说话。

事实上，衡量一个单位值不值得留下来，要看这个单位是否能解决你眼前的实际困难：这个单位是否能为你提供一份稳定、符合预期的收入；是否可满足你对现阶段生活的特殊要求，如离家近、加班少、不用出差等。在解决基本生存需求后，还要看这份工作是否可以提供给你“你想要的”，如能不能帮助你完成个人成长，与你职业生涯的发展计划是否相合等。

就你目前遇到的难题，要着重思考两方面原因。第一，师父

离职的真实原因，是因为他的私人原因，还是因为公共性事务。第二，他约你一起跳槽的真实原因，是出于你们之间的情分，感觉对你有责任；还是你们共进退更利于彼此共同发展，因为沟通成本低，配合度、契合度高，以及原始团队凝聚力强等；或者说，你有可能是他与新单位谈条件的砝码。

不要忽视对以上两个原因的考察，许多人有惨痛的教训。多年前，我的一位亲戚在一家驾校做副校长，校长和资方发生矛盾，便约他一起跳槽。出于义气，我的亲戚和校长同时辞职，但校长

并没有给予亲戚妥善的安排，当初承诺的新工作、合理的薪酬都没有兑现，亲戚在家待业半年，半年后，再没有找到比驾校副校长更适合自己的职位。但辞职的决定是他自己做的，实在怨不得别人。

兼听则明。关于这两方面的原因，不能只听你师父一个人说，多去与其他人聊聊，包括他的对手和队友，然后再做出自己的分析与判断。

当你做出分析与判断后，如果出现以下几种情况，那么我建议你先考虑离职：

1.你师父离职是因为公共性事务。如，新老板拟定的分配机制不合理、逼迫员工做欺诈性销售等，这些与你对单位的期待、想得到的成长、发展计划，甚至道德底线相悖。你若是他，你也会走。

2.新老板和你师父不对付，但你发现新老板有领导力不足、性格偏激等缺陷，这种不足、缺陷在未来一定会影响到你，你在这个单位获得“想要的”形成阻碍。

3.师父给你提供的新工作比现有工作更适合你。如，在新单位，他有权限马上给你升职，或者你的收入能立刻翻倍——更多的收入足以抵销你换工作后生活方面的损失，同时弥补重建人脉带来的麻烦。

4.师父走后，由于你和他的关系很近，新老板和一些同事会对你进行排挤、孤立。

如果你决定离职，请记住，感情这张牌是加分项，师父带你走，但新工作也要靠你自己适应；如果你决定离职，其实不一定跟从别人的脚步，天大地大，你应该找到真正合适的机会。

同样，如果有几种情况，我认为，你暂时不用考虑离职：

1.师父离职的原因是他个人原因，如，与新老板间待遇没有谈拢；他和新老板不合纯粹是性格问题，或者曾有积怨。他离职仅仅因为自身原因，你也就无须因此展现你的义气和忠心。

2.综合考虑师父给你提供的新工作，并没有现有工作吸引力大；即便现有工作暴露出一些缺陷，但你在现单位仍能得到“想要的”。

如果你最终选择不跟师父一起走，但你又顾念和他的师徒情，那么就开诚布公地和他谈一次，把你对这份工作、现有状况、未来规划和人生愿望统统说明白。你想表达自己念旧、知恩、有义气，那就不要让师父成为最后一个知道你不跟他走的那个人。

郑重准备一份临别礼物吧，让以后的他看到礼物时就会想起你；或者张罗一桌具有仪式感的散伙饭，把单位里和他关系好的同事都约在一起，大家好好叙

叙旧，诚心诚意敬杯酒，叫声“师父”，给足面子。从此，让工作回归工作，友情回归友情。维持交情是件漫长的事儿，日久见人心，山不转水转，未来你们一定还有合作、互助的机会。

此外，我还想叮嘱你，当师父真的离开单位后，新老板在单位讨伐他、算旧账时，请别参与讨论，也别为了站队而爆料，说简单点，真正的有义气绝对不会因人而“易”。

有件事，我永远忘不了。

十多年前，我在职场遇到一位对我恩重如山的领导，我们相处和谐，我的很多业务技能均由她培养。后来，她打算离开单位自己创业，并邀我一起。我那时面临和你一样的选择：要不要和我的顶头上司一起跳槽？我没有准备好，根据合约，我如果走，要赔原单位一大笔违约金……我把领导约出来，谈了我的实际困难和顾虑，对于她创业缺人的需求，我提供了两种方案：其一，我可以兼职为她做事，一段时间内，义务帮忙也没问题；其二，我推荐了几位我熟识的、正在找工作的同行给她。

我们至今还是朋友，后来也继续合作过多次。我打心眼里希望她越过越好，事业越做越大。

职场师徒情值得珍惜，但理智、谨慎、清醒是职场智慧的重要因素，祝你一直能拥有它们！

爱自己的 我们 为什么不快乐

文 | 陶瓷兔子



爱自己的你快乐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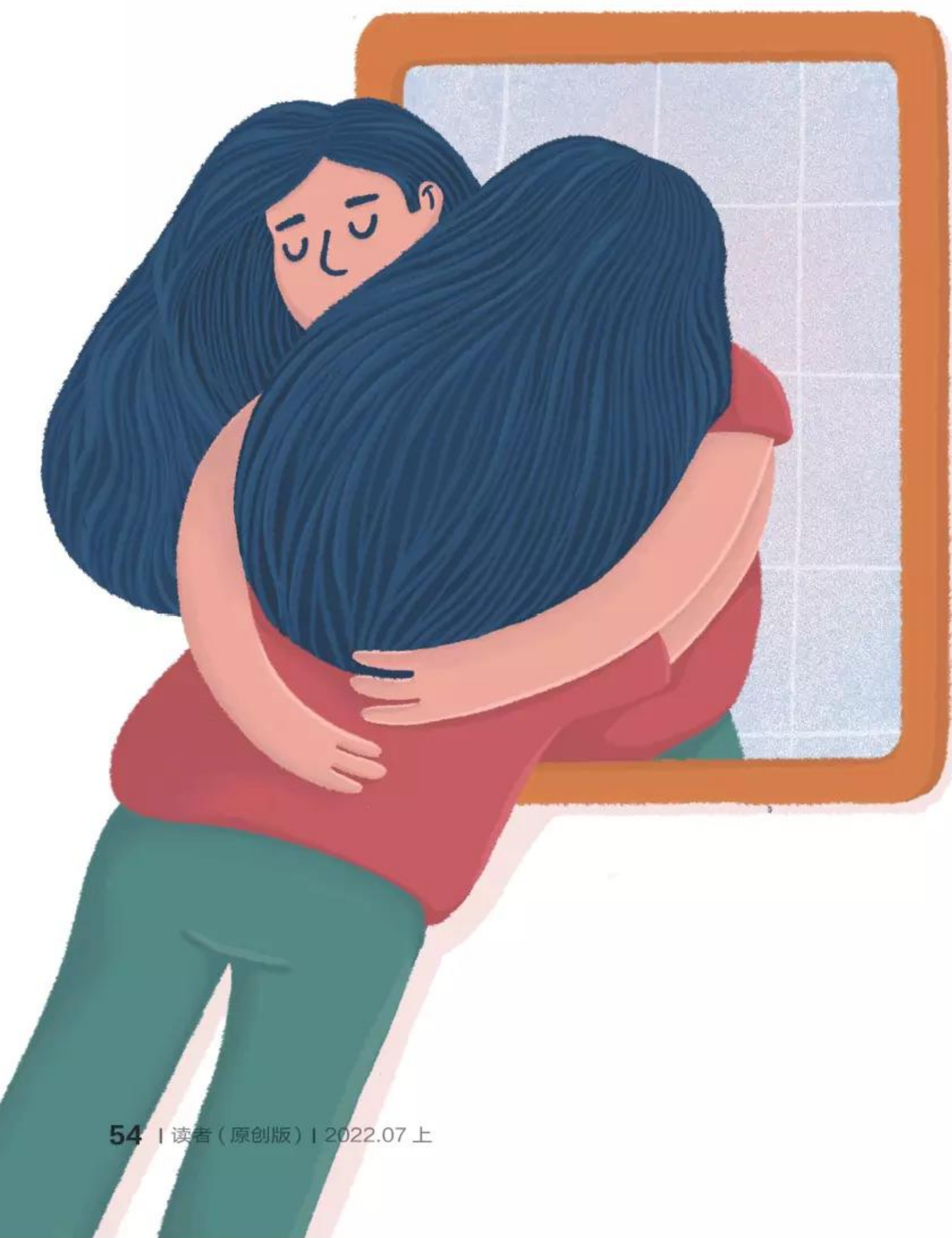
全世界的人都越来越爱自己了。

在网络上搜索“如何爱自己”，你会得到超过20万条搜索结果，提供的方案包括“接纳自己的一切”“做自己就好”“哪怕今天什么也没做，也要为又撑过一天的自己鼓掌”，等等。

每个人都被告知了自我的重要性——不必强颜欢笑跟不喜欢的人社交，不必因为别人的意见而放弃自己的选择，别人的眼光和看法统统不作数，自己的人生就要由自己做主，等等。

各式各样的社交媒体仿佛过于丰饶的海域，只要我们愿意，很容易就能找到附和自己的人——无论是发一张精修的自拍，还是发表一段非常自我的宣言，都不难在这片宽广海域中听到回音。

“无论如何都要相信自己是最好的”，这样的观念如此深入人心，在这个所有人都提倡和践行“爱自己”的时代，我们的生活似乎变得无比简单——以自



我研究开始，以自我实现结束，除了自我，其他的一切都无关紧要。

但问题是，我们真的因此变得更快乐了吗？

不要跨越自恋的边界

我没有——至少当我在超市里因为排长队耽误了时间而生一肚子气的时候，当我精心准备的演讲稿因为前面发言者的拖延而不得被精简的时候，当迷路的外卖小哥超时半小时后才终于把洒了的汤送到我手上的时候。

如果我没那么爱自己，大概只会自认倒霉地叹口气。可当我已经认定“我很重要”“我很特别”“我理应得到让我满意的服务”时，人际关系中的一切正常损耗都会被当作冒犯。

一个总是觉得自己被冒犯、被辜负的人，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快乐的。

接纳自己、看见自己固然重要，可若是一个人只顾着接纳自己，就会忘记接纳生活中本就应有的摩擦、痛苦和烦恼，而将这些不适感归咎于被生活欺辱了，继而质问这世界为什么不肯让自己好过，却忘了它原本就不曾承诺任何人一定会顺遂安乐。

“爱自己”和“自恋”之间的界限是那样模糊，以至于我们常常在自己刚刚意识到这个问题时，发现自己已经迈到了那一

边——

看见我，喜欢我，给我特殊的待遇，认真听取我的意见并立刻执行；不能无视我，不能否定我，哪怕是客观的批评都不行；我值得得到最好的一切，我只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

这些都不是真正的爱自己，反而是一种愚蠢的巧取豪夺。

权力欲、优越感、虚荣心、自负感和自我表现欲，是美国心理学家简·M.腾格和W.基斯·坎贝尔在《自恋时代》一书中早就列出的自恋的五条“触手”，一旦跨过自恋的边界，快乐将变得异乎寻常的困难。

将自我作为万物的尺度固然很爽，但这也意味着，想要获得这种自由，你必须背负起万物的重量。

别那么爱自己

你当然可以只按照自己的喜好去选专业，去换工作，但这真的是正确的选择吗？没人知道。

当每个人都基于主观意愿来做选择，任何的旁证都会变得脆弱且无意义，同时，自身的理性又导致我们无法信任任何一个没有佐证的选择。因此，我们总是一面处在“做自己”的轻松中，一面又因为没有把握而生出惶恐和焦虑。

你当然可以成为你想成为

的任何人，但问题是，你真的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又能做什么吗？你的人生中真的拥有那么多明确又清晰的选择吗？

如果“爱自己”在通往快乐的迷宫里被证明是一条走不通的路，那正确的选择到底是什么？

我想，在今天，或许这个答案正是“别那么爱自己”。

别那么关注自己——别问“我是不是最好看的，是不是最特别的”，而是训练自己，如何发自内心地观察并欣赏其他人。

别那么在意自己——别问“我是不是重要的，有没有人为我鼓掌”，而是把注意力转移到“这件事我有没有做好，我是否为与他人建立一段和谐的关系而付出努力”。

别那么看重自己——别问“我快不快乐，我的感受好不好”，而是把这份对自我的重视放进生活本身。眼前花开、天边云散、月之阴晴圆缺都是生活本身。无论你爱或不爱，生活就是这样，它接受了你，你也应该好好接受它。

《自恋时代》里说得多好：“快乐来自摆脱自我、融入世界的过程。”

“爱自己”的意思其实是有时候并不需要那么爱自己，放鸟飞往天空，纵鱼潜入大海，世间万物海海，何必要因太爱自己而画地为牢？

文一樊北溟

全世界的房东们

法罗群岛

回顾我的每一段旅行，最难忘的是什么呢？志同道合的旅伴？护照上形形色色的出入境章？世界闻名的景点？鬼斧神工的大自然？某场独特的展览？还是某张“流浪”过的沙发或床？是的，它们都很难忘，但真正让我迷恋的，是世界的辽阔，是文化的多样，更是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条件下，各自的生活状态。

不知道从哪一天起，我爱上了住民宿这种旅行方式。住在当地人家里，和他们发生真实的连接，是我了解世界的一种尝试。

法罗群岛：住在音乐家家中

一下车，房东Elin早就在等我们了。我顺手捡起跌落车旁的一枚小松果，这是冬季雨天的法罗群岛送给我们的第一份礼物。

Elin的家在这条街道的尽头，一条石板路从小院门口一直铺到小楼门前，栅栏小心翼翼地将前后

院和这座二层小楼围拢起来，门口的狗窝、树上的鸟巢和房前堆放的杂物，都尽力为这所房子营造出舒适的生活气息。

关上门，外面的大雨顿时没了声响。Elin的房间在楼下，我们则需要更上一层楼。望着眼前陡而狭小的木质空心拐弯楼梯，我险些瘫软下来，一路旅行的疲惫此刻全部疯跑出来……

等我把一切收拾停当，把抖掉了雨水的外套挂好，Elin拿着房间注意事项表，一一给我讲解：每一个电器的使用方式，每一个房间原来的主人是谁，墙上为什么会有涂鸦，砖块为什么会剥落……这栋自建的小楼里，一砖一瓦满是岁月的痕迹，我仔细地听她讲着那些对于我们来说或重要或不重要的细节，感受着时光留给这栋屋里的人们的纪念。

Elin的家是一座简易紧凑的二层小楼，房间分布十分合理，透过餐厅的窗户，可以望到街道尽头的山；从书房的后窗看出去，则是无穷无尽的海。屋内细致而丰富的布置让人倍感温馨：烛台、挂画、印花餐布、咖啡炉，各种精巧的小摆件、小挂饰和一台永远流淌着音乐的收音机，一切都是我们喜欢的样子。

“你们可以看电视，让我来教你们怎么用。”

Elin像一匹满身白色花纹的高脚麋鹿，站在我们身旁，拿着遥控器，我感觉我的头顶只及她的腰，我抬头仰视着操作遥控器的她。

“你们可以看电影……”她不太熟练地操纵着遥控器，像还不会挂挡的新手司机，“哦，或许需要付费才行。”鼓捣了半天，她有些无奈地宣告演示失败。

我的目光转移到一个放着电吉他和民谣吉他以及各种调音设备的角落，那里格外吸引眼球。

“这些都是你的吗？”我问。

“是呀，我们偶尔会在这里开party、玩音乐什么的，我是一个音乐家。”

原来Elin年轻时曾经组过乐队，难怪这房间里，钢琴、电子琴、贝斯、吉他、麦克风和大功率音响一应俱全呢！这些设施和面前这座图书满架、家具有些陈旧的老房子相比，真是现代多了。

我看着她一头神秘的银发，点了点头，仿佛在这个岛上，遇到不平常的事情才是最日常的生活。很难想象，一座北大西洋小岛上的人和两个中国人此刻正在发生连接。这夜，他们共同被肖邦的旋律所打动；在下个清晨，他们又被惠特曼的诗歌唤醒。艺术让人与人之间的边界消失，让我们共享同一栋二层小楼，这其中的秘密多么玄妙。

罗瓦涅米：感受特有的北极圈孤独

当我们的房东Reija瘦小的身影伴着飘飘洒洒的雪花在空无一人的站台出现时，我激动坏了！

早上7点30分，黑夜像遮盖钢琴的黑天鹅绒布，仍然寂静无声地笼罩着雪野。昏黄的路灯投射在地面上，细碎的雪花闪耀着点点亮光。是冬天打开了她的首饰盒吗？满眼都是属于北极圈的冰雪钻石。

尽管事先只在网上进行过一些简短沟通，但初次见面时，我们与Reija便已经像老朋友一样熟悉了，她亲自开车接站不说，沿途更是热情地介绍个不停，我在尚未苏醒的困倦中昏昏沉沉地频频点头……

Reija的家离市中心稍远，位于一座设施十分现代化的居民楼里，整体设计遵循极简的北欧风格。轻轻推开房门，每个房间、每个角落都有各自的温馨。我们正惊叹于房间的一尘不染时，就被Reija拉着开始熟悉房子，厨房、卧室、客厅、卫浴，依次转了个遍，颇有些“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的意味。

直到现在我也描述不出Reija的外貌特征，她和所有的老奶奶一样，热情、细碎，满含脉脉温情。为我指路时，分不清左右的她用双手比画每一个拐

弯，我认真听她的讲解，假装真的知道了加气站的位置。我似乎能看到这样一幅场景：她坐在摇椅上打毛衣，一只玩着毛线团的猫在她脚边走来走去，远处的邻居正戴着头灯从房顶推下厚厚的雪。我有点儿恍惚，感觉自己生活在童话里。

作为一个北欧地区的老太太，Reija身上的地域特征十分明显：身着长羽绒服、厚重棉靴的她做起事来依旧麻利，走路带风；她在冰箱里储存了很多速冻的野浆果，为我弥补了错过极地夏天味道的遗憾。吃着拌上蜂蜜的野浆果，我仿佛看到一个在夏天采果子的老太太，认真准备装备，寻找目的地，细心采摘，回来后不厌其烦地给野浆果分类贴上标签并冷藏，像是一只为过冬而囤货的忙碌小熊……

但是空闲的时候，Reija不会和我们出现在同一个房间里。每当我们觉得她看起来很孤独，试图和她聊聊时，她总是含蓄地离开。或许当独处成为一种习惯，客套和寒暄反而成为负担。当与Reija相遇后，我才发现芬兰人比我预想的更加坦诚，也更加深沉。

哥本哈根：活泼的非典型北欧人

和印象中严肃沉默的北欧人相比，哥本哈根的房东Benjamin真是活泼开朗多了。

预订民宿的时候，我几乎对Benjamin的房子一见钟情。简洁的设计、温馨的布置，都鼓动着我们选择这所定价明显高于别人的房屋。然而热度退却之后我们才意识到，这座房子的主人是一位中年男士。对于即将在一位单身男士家中入住这件事，我的心里多少有些打鼓。

进了房门，Benjamin还没有下班。书桌和厨房都收拾得极整洁，烛台、花簇也甜美安静，这让我悬了许久的心终于得到一定程度的舒缓。

“咔嗒”，门开了。我赶紧迎了出去。

从我们初次见面的那一刻起，Benjamin就开

始没完没了地说话。不管是站着挂衣服的时候，蜷在沙发上捧着一盒巧克力的时候，一边看菜谱一边学拌海草沙拉的时候，还是早晨我们都睡眼惺忪、嘴里塞满三明治的时候，甚至是我们临关房门的前一秒，他都在不停地说话。“这张超漂亮的大理石桌子是我在跳蚤市场上淘来的，运费比售价都要高。”“这个房间是我自己设计的，很棒吧？”“我喜欢你的围巾，这种黄色真好看。”“天啊，你的大黄靴我也喜欢！”衬着夸张又惊喜的表情，眼前这个头顶“熠熠生辉”、肚子开始隆起的中年男人显得颇为顽皮、可爱。

他对我们送给他的普洱茶很感兴趣，又以一顿英式下午茶作为回馈，还热情地指给我们看柜子上的一排马克杯，问我想用哪一个。

“我在伦敦住了5年，我很喜欢这样的生活方式，可以体验不同的生活。”很显然，抛弃客气的寒暄，Benjamin真的对我们旅行的每一个细节都兴趣浓厚。

Benjamin当然不满足于只了解我过往的生活，他还为我列了一条长长的清单！从怎么租赁单车到如何讨好胃囊，从怎么流连景色到怎样愉悦眼球，他都详细分类介绍，不仅清楚地标明了距离和时间，甚至还加上了自己的偏好和总体评价。我隔着一道房门，躺在舒服的床上，接到了Benjamin通过邮件发来的清单，想象着这个为自己工商管理硕士作业忙得焦头烂额的大块头，正在房门的另一端，窝在沙发上，盖着毯子，一边豪饮牛奶一边给我敲打介绍，这和小时候一边抱着足球一边唉声叹气应付作业的我，有着怎样相似的可爱啊！

第二天回到家，Benjamin正在厨房里豪情万丈地学做菜，计时器嘀嗒嘀嗒地响，烤箱里传出缕缕香气，我们很乐意旁观他的手忙脚乱。然而面对热情的邀约，即便已经饱餐一顿的我们，又怎么忍心让他失望。

Benjamin兴奋起来，忙乱地翻找碗碟，清洗

刀叉，趁热切开三文鱼，盛装米饭，一盘一盘地分餐，最后还在饭上撒了双色芝麻。

出于礼貌，我们面带愁容地吃完了当天的第四顿饭，Benjamin却仍意犹未尽，撕开一袋花生，一股脑儿全倒在盘子里。幸而他远在莫斯科的女友及时拨通了电话，才让这场看似永无止境的晚餐体面地结束。我开始快速收拾残局，偷偷倒掉食物残渣，洗干净茶杯和碗碟，然后回到房间，争分夺秒地洗漱、休息。

萨拉热窝：替我吵架的房东

旅途中，我认识了许多民宿房东，然而，以Dragan的这种方式出场的，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了。

贝尔格莱德前往萨拉热窝的跨境大巴异常简陋。沿途都是山坡，阳光格外强烈，车里热得好似蒸笼。椅子塌陷、椅背前倾，似乎这一路它都在琢磨着如何把我从它身上“倒”出去。总之，当我终于激动地抵达萨拉热窝，以为步行就能马上抵达民宿，即刻可以把自己平铺在床上时，却忽然沮丧地发现，我们抵达的汽车站在城外，距离Dragan家还有足足12公里。

这最后的无比漫长的12公里，令我跌入绝望的深渊。

我与Dragan很早便开始在网上联系，8月的行程，6月就开始对话了。他全然不顾时差的打扰，不仅耐心细致地解答了我的所有提问，还事无巨细地为我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网上关于巴尔干半岛的信息少之又少，及时更新的更为稀缺，我的很多关于路线、行程和时刻的问题，都是Dragan帮我检索的，每次还贴心地附上当地人使用的网站。后来由于行程的变更，我减少了一晚在他家留宿的订单，他也欣然同意，毫不抱怨。

然而，那种隐隐的担心还是存在的：Dragan的头像是一辆酷酷的蓝色老爷车，我的头像则是一个正在跳伞的男性，我们都未曾以真实形象相



萨拉热窝

见，那么，远隔屏幕和我对话的那个人，究竟是谁？

跨境大巴把我们和行李卸在了路边，调头绝尘而去。路面扬起一层黄色的烟尘，举目四望，一幢高楼都没有，甚至连像样的车站站台也没有。我打开手机地图反复确认，不断刷新GPS定位，把指南针拿出来看了又看，才最终确定自己没有下错地方。大巴车已经走了，身边没有人听得懂英语，眼瞅着倒数第二辆出租车也被别人打走了，我想都没想，迅速跳上最后一辆出租车。

“Dragan，我在出租车上，15分钟内到。但是我没有波黑的钱币，你能不能下楼接我？找到换汇店以后我就还给你钱。”没想到身在异国他乡，Dragan忽然成了我的应急联系人，我的信息他能及时看到吗？他会准时出现在楼下吗？我的要求已经超出了他作为房东的义务，何况前几天他还告诉我，他今天可能加班。

“我已经在楼下了，告诉我你坐的是什么车。”手机忽然响了，谢天谢地。

出租车又走了好远，我终于在Dragan家楼

下，第一次见到这个身材魁梧的斯拉夫中年男人。

然而没想到，他还没顾上看一眼我对他的微笑，就径直和出租车司机吵了起来。尽管听不懂他们在争执什么，但从激动的语气、夸张的手势和愤怒的表情也能大致猜出来，Dragan认定司机绕路了，只肯付一半的车费，而司机也毫不妥协。就这样，两个斯拉夫大块头都涨红了脸，各自比画着夸张的手势，我真的很怕他们胳膊一伸，朝彼此挥拳。因为Dragan始终毫不让步，摊开手，摆出一副“只给这些，爱要不要”的表情，司机只好骂骂咧咧地一把抢过他手里的硬币，开车走了。

“真不好意思，我是说，我很抱歉。”我对Dragan说。

“对不起，是我刚刚太失礼了，第一次见面竟然是这种形象。”Dragan好像并不把替我出头这件事放在心上，自己转身一步两个台阶地跨上了楼，也没有帮我拿行李。

我每说一句话，Dragan就向我扔来一样东西，这位波黑的电影编导就像我这名勤勤恳恳的人民教师一样，总是生怕学生学不到东西。只要我对波黑的文化稍微显露出哪怕一丁点儿兴趣，Dragan就会立马向我投喂足够多的信息，书架上的明信片、房间里的图册、厨房案台上的菜谱，住在Dragan家，像住在知识的宫殿。

我无意中发现了波黑电脑键盘的秘密：由于波斯尼亚语的字母数量和发音都与英语不同，波黑国内使用的键盘和我们常见的键盘字母排列方式很不一样。我无意中提到这个发现，Dragan立刻拿来便笺，认真地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教起我来，还耐心矫正我的读音。“哇，很多字母和俄语听起来都很像。”我虽然是学三个忘两个，仍激动地说着自己的新发现。

“是啊，都是斯拉夫语系嘛。”Dragan认真地说。

“啊，把我的名字用中文写在这里吧。”他忽

然来了兴趣，眼睛里闪烁着小男孩一样的光芒。

“拽……跟？根？”我急得涨红了脸，还管什么“信、达、雅”呀！没想到翻译人名这么难。“佛罗伦萨”“翡冷翠”等曼妙美好的名字，都是怎么被想到的？我怎么连眼前这条谐音“龙”都降服不住了？刚才谁大言不惭地说自己是语文老师来着？

“拽根。”我羞愧难当，只能写出这两个字。

“你的名字，也写在这里吧。”“拽根”又指了指另一处空白。

“樊北溟。”我郑重得像第一天上小学的孩子。

等我写完，Dragan又一次露出孩子般的笑容，很郑重地把便笺钉在了墙上。

身材和行为的巨大反差让Dragan显得很萌，一点儿都不像第一次见面他跟人吵架时那样严肃可怖。内心柔软的他还养了只大猫，叫“米卡”。就这样，我们都在家的时候，Dragan不是在找米卡，就是在找我。有时米卡从门缝里探身进来，矜持地在我身边趴一趴。到了晚上，Dragan更是早早地攥紧了遥控器，无比激动地告诉我，“欧洲杯”就要开始了。

这个40多岁、有两个女儿在国外的Dragan，竟然活得像个清澈的大男孩。昨天他还为自己在面前失礼而生着闷气，今天又快乐地想把所有故事都分享给我。现在，更是把眼睛黏在电视上，目不转睛地盯着足球比赛看，还因为我去打水错过了一粒进球而惋惜了好久。

时针指向20:30，我不得不走了，我要去汽车站赶夜班车前往克罗地亚。没想到刚才还沉迷比赛的他忽然关了电视，一把拿起桌上的钥匙，要起身送我。这次，他帮我提了行李。

“我们还会再见面的，欢迎再来萨拉热窝，我和米卡会再次欢迎你的到来。我也会找机会去中国，我们一定还会再见面的。”Dragan远远地朝我飞吻后，转身消失在夜色中。💎



文
小
蒲

老街和图书馆

那家老图书馆在县城最繁华的那条街上，藏在沿街的一排房子里。

说是最繁华的街，也不过是有一两家卖卡带的音像店、满墙满地都是碟片的影碟出租店、能租到全套《西游记》连环画的租书店，还有几家兼卖游戏卡的杂志摊。此外，每到夏天，零食铺子会在屋外撑起两把大大的伞，摆上两三张圆桌和几把椅子，附近的人在傍晚时喜欢到那

儿坐坐，吃点儿冰镇西瓜盅、凉粉、龟苓膏和绿豆沙。

那是一条临江的街，人们在夏天时总爱在街上逛逛或在大桥上走走，总能解些暑气。我们那时住的地方离那条街很近，暑假爸爸常在闲下来时带我到那条街上去。我会在路口的小卖部买一根碎碎冰，一边嚼着一边由爸爸领着，一直走到江边。

那时，江岸还没有筑起长长的江堤，我穿着凉鞋和短裤往水里慢慢地一步步蹚，直到水打湿裤脚。我低着头，看着水里有



石影摇曳，阳光射在白色的石头上，亮闪闪的，像在水面上游着的一群小鱼仔。

江上有老人家划着船载客，我们叫来一只船，缓缓地划到对岸，我蹲在船舷边把手放在水里，小船带起的涟漪打在手，冰冰凉凉的。我有时会带一张写完的作业纸，折一只纸船，等船到江心时放在水里，纸船晃晃悠悠，没一会儿便被浪打翻了。



那是在有大人陪着的时候，而大部分周末和寒、暑假，我都是孤零零的一个人。还是去老图书馆比较好。

老图书馆的入口隐在几家小铺子中间，通向一个深深的院子。夏天时晴时阴。那个院子一半被覆在楼房的影子里，另一半长着一棵到夏天就浓密葳蕤的大树，枝条伸展招摇，叶子偶尔会落在斑驳的铁楼梯上。脚踏在铁楼梯上，低沉的“咚咚”的声音可以在院子里回荡好久。我在学校里和同桌说起了这个图书馆，她觉得那个院子和铁楼梯阴森可怕，总是不敢去。怎么会可怕呢？在我看来，那简直是秘密花园一般的好去处，像武侠

故事里的藏经阁。

图书馆二楼是青少年借阅室，屋子里通常只有一位戴着老花镜的奶奶，她大部分时间在织毛衣，有时也会看看报纸。她坐在靠窗的椅子上，有人进来时便抬头看一眼，手里的活儿丝毫不乱。她靠着的那扇窗的木头窗框是向外打开的，绿意透过窗子蔓延到屋里。有好长一段时间，这间借阅室只有那位老奶奶和我两人，偶尔会换成一位很年轻、腿有些跛的阿姨，那个阿姨说话声音很好听。在那么漫长又荒芜的成长期里，泛黄的旧书页散发着让人心安的气味，管理员奶奶的毛衣针扬起又落下，抬起头只会发觉墙上的光影又移动了一些，却从来不知道几点几分了。

青少年借阅室里并排摆着4排长桌子，桌子上立着木架子，夹着各类适合青少年读的报纸。最里面的那面墙边立着一排高高的书架，书架中间由一块可向上掀起的合页板子隔开，能容一人出入。书架朝外的一面镶着玻璃，通常只能隔着玻璃选书，选中后告诉管理员奶奶，请她进去拿出来给我。

后来和她熟悉了，她便把

那块合页板子掀开，让我自己进去拿。左边的书架上基本都是一些儿童文学作品或是青少年版的世界名著，右边有好些当月的少年刊物和线装本的过期合刊。我站在架子旁翻过插图本《红岩》、改写成小说的《王子复仇记》，还躲在角落，胆战心惊地看过青春期生理知识读本，一边读一边用眼角窥探外面的动静，入神时惊起一身冷汗。

后来，我跟爸爸要了三十几块钱办了张借阅证，那张手掌大小的借阅证有着红色的塑料套。我拿着证，选好了书，把它们一起递给那位织毛衣的奶奶，她戴上老花镜，头抬得高高的，在借阅证上一行一行地填上图书编号，然后在书后夹着的一张牛皮纸卡片上填上了我的借阅证号。信息都填好后，她起身把我的借阅证放在书架后面紧靠着墙的一个柜子里锁上，等还书时再取出来交给我。

有一个暑假，我每天都会借两本书带回家。印象最深的是秦文君的一套小说，叫《秦文君花香文集》，收录了很多秦文君早期的作品，《十六岁少女》《黑头发妹妹》《孤女俱乐部》，等等。在停电的晚上，我会

馆借书，管理员都在忙着整理东西，他们说图书馆也要搬迁，但还没确定搬到哪儿，书不能借了。在那之后，我再也没有走进过那个院子。

初三时，同学告诉我图书馆搬到挺远的一条街上了，我骑着自行车找到了它，可它哪里还是图书馆啊，只是一家店铺里的一排书柜，没摆几本书。我随便借了几本历史类杂志后，就再也没去过了。我的那张借阅证不知是否还躺在那个带锁的柜子里。

在我离开县城上高中的那几年里，我每次回来都像是误入电影《星际迷航》一样，不知道从何时起，那条街早已高楼林立，都是装修精美的商店，促销商品的广播声嚷嚷着。我也没去寻找又搬回来的那个图书馆，听说它在新修的广场那边一幢气派的建筑里。在我每次回家的寥寥几天里，疲惫的我只愿躺在家里，再也没有力气去寻找它。

成年后，我才发觉，那些去过和想去但还没去的地方，在童年时期其实都去过了，因为那个老图书馆里有一扇任意门，就藏在窗边映着斑驳树影和浓浓绿意的二楼借阅室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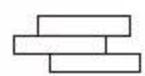
这儿的书比二楼的厚了很多，也旧了很多。我借了一些福楼拜和司汤达的名著全译本，觉得很难读，囫圇吞枣地过了一遍。还借了一些历史和地理图册，当然还有我最喜欢的《福尔摩斯探案集》。

初读《福尔摩斯探案集》是在一个周末的上午，刚刚下过雨，屋里居然有一点点凉。我盘腿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腿上搭着薄薄的毯子，窗外天又阴了，小雨又落了下来，打在树叶上。我读的第一篇福尔摩斯的探案故事如今已忘记名字，那几乎是没有什么案情的一段小叙事，情节都快被我忘记了，可是一直记得读到时那种凉爽的、如同喝了一口苏打水的感触与心情。印象中，华生和福尔摩斯总坐在屋子里的壁炉前聊天，阴冷的冬日伦敦，就如同我所处的阴雨天一般，水汽都贴在人的皮肤上了。我想象着遥远的英国总是小雨绵绵，穿黑色大衣的绅士拄着伞，走在湿漉漉的街道上。

我上初中的某一年，听说那条曾经最为繁华的街上的楼房都要拆迁了，而早在那之前的几年，那些音像铺子、杂志摊都陆续没了。某一天，我又到图书

坐在天井里，把家里电动车的车灯打开，开始读《十六岁少女》。这是一部带点儿自传性质的小说，读到在黑龙江林场的冬夜，上级通知停止供暖，一群青年人围在屋子里，在夜里冻得觉得挨不过去时想写书信，可是钢笔也被冻住了……我在一个闷热的夏夜里读着这段故事，心想，什么地方会那么冷呢？许多年后身处东北的冬天，我才明白，冷大概是没有尽头的。

当年的我在车灯射出的那束光里啃那一行行字，总觉得它们很近很近，就像那束光里舞动的灰尘一样。可16岁好遥远啊！



等到二楼借阅室再也不能满足我的时候，我便又爬一层铁皮楼梯，往三楼去了。

三楼借阅室比二楼的大很多，人也多一些，常常有老人家坐在那儿看报纸。座位四面被高高的书架围起来，也有一扇合页板子可以开合，只是我再也不能随意进入了。这一层的管理员是一位老爷爷，他总是坐在书架围成的空间里整理、装订着一本本旧书和卡片。



一

一觉醒来，发现床上竟有一个小人儿。屋后老柿子树的阴影裹挟着细碎阳光，透过窗户爬了进来，正在他的脸上摇晃。

他很小，小脸、小手、小脚、小身子，软乎乎的，可爱得很。也

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躺在我的身边。

我打量着他，轻轻触碰他。那触碰的感觉有种魔力，使得我想咬他。

他十分坦然，一点儿也不害怕与反感，反而朝我怀里拱了拱。

二

后来，我明白，他是这片土地上长出来的，他现在还是一棵刚从土地里钻出来的幼苗。但他的根系，将在这片土地上延伸无数代。

他是陈家藤上的一个“陈”字，连接老陈与未来的幼陈。

我被小陈的模样触动。每每想起他，心里便似有股细流，流淌过杂草丛生的淤泥。我百感交集。

三

他一生下来就很富有啊！这片土地是他的，邻居、乡亲以及陈家亲人是他的，这座屋子里的爸爸老陈是他的，这座屋子里出生的姐姐是他的，连那条十几岁的老黑狗也是他的。他可以跟任何人说，“我的”爸爸、“我的”姐姐、“我的”邻居、“我的”鱼塘……这一切毋庸置疑。

四

小陈把他的前小半生交给了我。无法想象，我竟要在一个人的生命里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担子如此之重，我深感荣幸，亦诚惶诚恐。

我这前半生，跌跌撞撞，一

事无成，因此我很惶恐。我需要尽全力守护他。

五

我常领着陈，在这片土地上到处转悠、串门，把村民们一一介绍给他：“这个是大大，这个是二奶奶，那个是三伯伯……”

而我自己，与乡邻之间的纽带却是松散的。

村民们见他过来，跟他亲切而热情地打招呼，眼里尽是善意。

他们是陈的，陈也是他们的。他们是互相拥有的邻居，他们在同一片土地上生活，休戚与共。

陈有时候以微笑向他们致意，乐在其中；有时却严阵以待，拒绝别人靠近。陈严阵以待时，我就忧心忡忡，怕他像我。

六

其实我更喜欢带他去采野花、摘野果，去看看菜园、田地，听听鸟语。我要带他把我童年里快乐的事重新干一遍。

我跟他解释鸟之间和鸣的秘密，为他叙述各种生灵之间的爱恨情仇。

我指给他看从小陈的天空里轰隆隆飞过的飞机，并解释为何有“轰隆隆”的声音，以此来

安抚他的震惊。

这些，陈似乎都听懂了，充满兴趣。他满脸兴奋，手舞足蹈，指指点点，用除了他自己外没人能听懂的语言与我热聊起来，聊着这片土地上的一事一物。

对一个农民来说，对这些事物的爱应是来自基因的，一点就通。热爱土地与土地上的一事一物，是农民的天性。

陈还不知道它们，我很乐意向他一一介绍。我要让他觉得，我在这个小村落里混得不错，是“百科全书”。但我心虚得很，因为我知道我仅此而已。

七

我是外来者，是从另一片土地上飘来的蒲公英，不带一块泥土，成了这里的寄居者。可能需要很多年，我才能把根扎进这片土壤里。也可能永远不行。

我爱这里，但我不知道该如何让这里的土壤接受我；又或者，我怎样才能让自己接受这里的土壤。让它们成为我的，或让我成为它们的。

八

很难想象，我这个寄居者竟与小陈在这片土地上，约定成骨肉相连的母子，并互相守护。

陈看见我，眼睛里总有光，像那种混合了珠玉粉末的白

月光。他眼睛里的喜欢，真与纯的浓度高达百分之百。他对我与对别人有明显的区别。时常，我不经意间一回头，就发现他在对着我笑。在与我目光交接的瞬间，他急切地对我展开笑颜，似乎生怕我不知道他喜欢我。他背地里究竟给了我多少笑容？他给予得很是豪爽，很是阔绰。

从未有一个人，给予我如此地位。我在他心里竟如此重要，真的难以置信。

九

有天傍晚，老陈作势从背后拍了我几巴掌。陈大怒，冲上前去，对这个于他来说是庞然大物的家伙拳打脚踢。但动手后，陈眼里就流泻出恐惧，他确定自己与这个庞然大物力量悬殊，但他不确定这个庞然大物会不会对自己进行反击。

老陈又假装拍了我几巴掌，陈毫不犹豫地再次冲上前去，手脚并用，拳打脚踢。他明明怕啊，但他还是冲上前去。

我的情绪忽然难以自持，这就是我儿子啊，他的力量会与日俱增呢。在我未来的日子里，他会像英雄一样一直保护我呢。此刻我深信无疑。

我忽然有种预感，我会在陈的土地上扎根，至百年之后。

一想到他与我有骨肉相连的关系，我就喜从中来。◆



三姑与我仅见了三次面，她远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嫁得太远了。

记得20世纪70年代，三姑、姑父和大表妹回了一趟家，那是个春天，正赶上黄花鱼鱼汛。以前我只在照片里看过她，高高的个子，圆圆的脸庞，大大的眼睛，是三个姑姑中长得最好看的一个。

奶奶告诉我，她在烟台石棉厂工作时，追她的人很多，挑对象挑得眼花缭乱，无所适从，加之她是我奶奶最小的一个孩子，也有些娇惯。奶奶说，她一个女

儿身，却是男孩子的脾气，眼光又高，所以从石棉厂回村时，也没找到合适的对象。那时有一个硬性规定，没有对象的可直接回乡，哪儿来的回哪儿去；有对象的留下，继续工作。就这样，我的三姑与美丽的烟台失之交臂，这是她一生的痛。

回村后，她在生产队里干活，已是大龄女青年，但她咬钢嚼铁，干什么都不输男青年，羡慕她的男孩如过江之鲫。可我的三姑就是冷若冰霜，硬是看不上眼，她朝思暮想的还是烟台，还是外面的大千世界。

世界之大，终有机缘巧合。

我村的一个女婿从军队转业，被分配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他的妻子是我三姑的童年伙伴。回村探亲时，童年伙伴看我三姑在村里摔打得不成模样，已没了昔日的风采，就对我三姑说，跟她上新疆吧，新疆可大了，五湖四海的人都在那里，不愁找不到称心如意的郎君。她说得我三姑心花怒放，不假思索，当即答应跟她去新疆。全家人苦劝苦谏，她石狮般不为所动，只身赴疆，义无反顾。

三姑走前，我已记事，我模模糊糊地记得一些前尘往事：一只柳条箱子放在火炕中间，她将

俏三姑

文 | 刘水清



她的衣服一件件叠进去。她放在桌上的那个闹钟，是烟台“北极星”牌的，在祖屋里嘀嗒嘀嗒地走，似依依不舍。小时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家那条深胡同，那里面的时间漫长悠扬，又似乎没有时间。三姑走后很长时间，整条小胡同里就这一个闹钟，闹钟里有一幅画：一只老母鸡领着几只雏鸡低头啄米，红彤彤的冠子，火红耀眼。枯燥单调的岁月，胡同里总有姑娘和小伙儿来问奶奶时间，奶奶不识数，就说：“你们进屋看看吧。”男男女女就都来看那钟，矮的就踮起脚尖看，看它在桌上正襟危坐。

其实，男男女女的主要目的是借机看看挂在墙上的照片里的三姑在烟台时的丽影，女孩尤为专注、好奇。美丽、身形修长的三姑的风韵，一直飘摇在那条深胡同里。



20世纪70年代初，有一天喇叭里突然喊父亲的名字，原来是三姑从遥远的新疆寄钱来了，10块钱。人们又想起她的美丽、善良和大方，她还想着这个家，想着家里的这个老妈妈——我的奶奶。谁都知道，三姑是赌气走的；谁都知道，三姑在新疆无声无息沉寂了那些岁月，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这就是俏三姑的

性格。10块钱！这恐怕是我村第一笔姑娘寄给娘家人的钱。打三姑走后，音信皆无。奶奶一想起她就落泪，有时泣不成声。她总认为我的三姑与这个家诀别了，她早没有了这个小女儿，一切都是虚无缥缈的，做梦一样。家里一做了鱼，奶奶就想起她的小嫚，她仿佛觉着女儿还在，人在天涯，乡愁依然。无法寄鲜鱼，春天家里就晒些虾仁、鱼干、鱼子寄去，这些东西是我们当地的土特产。邮费太高，但再高也要寄，这是奶奶的心愿。

然而，这一切都于事无补，奶奶还是想她的女儿，她说：“只要她回来，我才知道她还活着。”爸爸写信告诉三姑，让她赶快探亲，三姑就寄来她和姑父的结婚照。奶奶抚摸着被涂上色的黑白结婚照，眼泪簌簌落下。全家人都抱怨三姑父长得丑，家里兄妹成群，穷得叮当响，纷纷隔空责问三姑看好他哪点。三姑父是八级钳工，工资高，秋天又寄钱来家，这下是20元，出手阔绰，喇叭里一吆喝，村里人奔走相告。三姑的孝，在这个小山村里出了名，她成为那个年代的有钱人，村里的女青年都因此向往着新疆。新疆是个好地方。

有一段时间，三姑沉寂了，没往家里寄钱。她在信里告诉父亲，想着抽空回来看看，我的表

妹已长到5岁了，过一阵子，他们一家都会回来。



三姑终于回来了。

那个时代的人是朴实、单纯、好奇的，谁家有个在外的姐姐妹妹回娘家，都要来看。蓦然一见，我的三姑和我印象中的判若两人：她又瘦又黑，除了深陷在眼窝里的两只深邃的大眼睛还可以透出一些昔日的风韵外，眼前的三姑与在她烟台工作时的玉照上的形象相比，真是大相径庭。岁月真的不饶人。她不是书信里的三姑，不是照片里的三姑。然而三姑那颗爱家爱乡的赤子之心依旧火热滚烫，没变。她仍是那个侠肝义胆的山东女儿，把灼人的年华无怨无悔地悉数献给美丽的新疆。

我家对门的两个大姐姐，整个夏天，只空穿一件褂子，三姑二话没说，慷慨解囊，去县城给她们买来内衣和新褂子，嘴里啧啧连声：“这么大的姑娘，连件内衣都没有，让我寒心。”

三姑的到来不仅改善了我们的物质生活，也改善了我们的精神生活。她来家的第三天，就从县城给我家购来一台“东方红”牌收音机，那收音机与“北极星”牌闹钟摆在一起，都是烟台产的。我看到她看见那个闹钟



时眼圈都红了。她对我奶奶说：

“妈，这么些年头了，这个村子，这条胡同，这个家，也没些什么变化。”

记得那天晚上，我们家里来了很多人，收音机放到最大音量，半条街的人都来看，都来听。如没记错的话，那晚播的是《渡江侦察记》。后来，当刘兰芳说《岳飞传》时，来我家听书的都是我童年的伙伴，家里挤满了，他们就站到院子里或蹲在后窗根儿下听。这些孩子，除了几个辍学后学了手艺活儿，其他大都考上了学。知识改变人生，在那个年代，想不到是一台收音机填补了我们知识的饥荒。

三姑是从这个小渔村走出的女性，她知道村里缺什么，村人需要改变什么。她一直鼓励我好好读书，告诉我如果考上学，

一定给我买块烟台的“北极星”牌手表，像放在桌上的闹钟一样，让我时刻想到时间的珍贵，想到获取知识的重要，想到改变命运的紧迫。尽管那个时代没有“追星”一说，但她无疑是我们这个村、这条胡同的指路明星。

四

一个多月的探亲假过去了，我和父亲推着车子，把他们一家送到几公里外的路边车站，等候去青岛的公共汽车，到达青岛后，他们再坐火车去新疆。我们推着两辆手推车，车上的袋子摞得又高又实，一色的干海货等土特产。不懂事的我，在等车时，还缠着三姑父到旁边的书店给我买小人书，一本不行又买一本，一下子买了十几本。三姑父在河南老家没读几年的书就参军了。

他告诉我，他从小喜欢读书，可家贫读不起呀！我们两个站在路边，把那些小人书都读完了。

三姑父一家上了车，烟尘里，泪光中，我追着汽车跑出老远，关山难越，路途迢迢，他们干吗去那么远呢？

在我的脑海里，西部的新疆是个平面世界，大漠孤烟、长河落日；三姑的家，东边是一望无际的棉花地，西边是一直伸向落日深处的牲畜棚栏。她白天在棉花地里干活，晚上照顾三个孩子，她在我们面前没喊过一声苦，没叫过一声累，但她的苦和累都写在了脸上。三姑第三次探家时送走了我的奶奶。

三次回乡，她的背一次比一次驼，哮喘一日重过一日，那么挺拔的一位美人儿，就那么老了，再没有回来。💎

夏夜乘凉

文 | 沙 仑

在我的意识里，“乘凉”这个词只跟夏天有关。我离开村子这么多年，在城里工作和生活，我很少听到身边人使用“乘凉”这个词，每到夜晚，也确实没什么人出来乘凉，至多是几个小青年出来夜跑，几个妈妈带着孩子在楼下的公园里玩耍，这跟我心里乘凉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城市里，办公楼和居民楼到处都有空调，夜晚实在没必要出来乘凉。如今，空调在农村也普及了，大部分人家都安装了空调，夏夜出来乘凉的人少了很多。

周末，我打开窗户，一阵凉风吹进来。我拿起前几年从杭州买回来的绸面扇，对大羊说：“走，我们到楼下乘凉去。”这话刚出口，我讶异自己竟然使用了“乘凉”一词，我已经好多年未用过这个词了。

还记得小时候在村里，天刚擦黑，村里人早早吃过晚饭，摇着一把蒲扇从村东头晃到村西头，看见人就停下来聊天，聊收成，聊天气，时不时还用蒲扇拍

拍腿上的蚊子：“哎哟，这死蚊子！”我也学着大人的样子，拿一把硬邦邦的蒲扇，在村里的主干道上走来走去，一会儿拍拍正在腿上叮咬的蚊子，一会儿又去捉路边野草丛里的萤火虫。

我们家一直是邻居们的集散中心，有事没事，总会有一堆人过来聊天乘凉。

夏天的晚上，吃罢饭，父亲把家里的那张老式竹床扛出来放在枣树旁边，那张竹床的年头很久了，是祖父年轻的时候托匠人做的，床面的竹片已呈暗红色，摸起来光滑冰凉，人躺在上面透心凉。竹床不是很稳当，稍微胖一点儿的人往上一坐，它就会发出痛苦的“吱呀”声。

邻居们早已摇着蒲扇在路上晃荡了好几个来回，见父亲扛出竹床，就纷纷走进我家院子，仿佛已经等待这一刻好久了。他们齐齐坐在竹床上，有人稍微一动，竹床就吱吱呀呀地叫唤，我总担心竹床会塌，巴不得他们快点儿走。不过，有时候他们说起有趣的故事来，我又希望他们能

多待一会儿。有时候我祖母也会掺和进来。大家你说一个他说一个，没完没了。我躲在大人的身后，竖起耳朵不想漏掉一个字。

农村人不喜欢看时间，不知道聊了多久，天空越来越黑，星星越来越闪亮，空气也逐渐凉下来了，坐在我家竹床上闲聊的人打着哈欠说：“应该不早了，得回去睡觉了。”我们早已困得不行，躺在竹床上一动不动，隐隐约约觉得湿湿的，可能是露水成形。父亲拍着我们：“快起来，我们得进房间睡觉。”

“不，就不能在外面睡一夜吗？”我不耐烦。

“深夜露气重，伤筋骨。”父亲说。

我和妹妹置之不理。父亲和母亲没办法，只好一人抬竹床的一端，像抬担架似的把我们抬进屋子。躺在竹床上，感觉竹床在飞行，真是太美妙了。

夏季还是跟从前一样炎热，但夜晚有空调吹着，也算不上难熬。只是，我不像小时候那么期盼夏天了。💎



撰文一穆雷



想为你的深夜
放一束烟火

刘 同著
类型: 随笔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22年6月

在本书中,刘同写下了23个疗愈心灵的故事,讲述自己如何走过人生中那段颓丧、自我怀疑、不想面对的时光。每个人都会经历这种深夜难熬、白日难眠的日子。“要知道,人生不光只有白天和艳阳,也有深夜与烟火。”刘同说,写这本书时都在深夜。书中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像深夜里绽放的烟火。他希望这些绽放的烟火,能安慰到读这本书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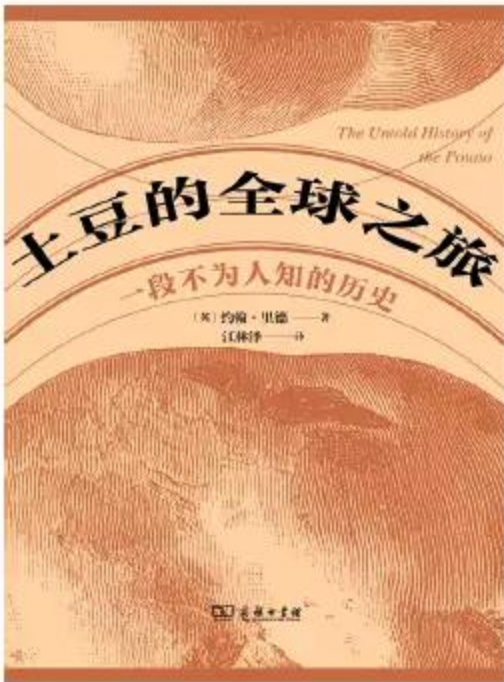
为什么长江如此迷人



高 翔 [法]旅克·理查德 著
类型: 游记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年6月

2005年,中国画家高翔和法国记者旅克·理查德从上海出发开始徒步,一路分别用绘画和文字两种不同的表达方式,记录下发生巨变的长江及沿岸的人文、地理和生态情况。两位作者带着对自然的关爱和赞美,大胆地进行了一场艺术性和记录性并存的长江考察。他们在用自己的方式触摸巨变中的时代和社会的过程中,也对生命存在的意义展开了追问。

土豆的全球之旅:
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



[英]约翰·里德 著
类型: 科普
商务印书馆
2022年5月

从秘鲁库斯科的黄金土豆,到生长在爱尔兰泥地中的同类作物,土豆的历史引人入胜。约翰·里德详细描绘了土豆的起源、变迁和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影响。时至今日,随着全球人口的膨胀,人类生存环境稳定性的重要程度日益凸显,在这本对我们往往视而不见的食物进行研究的著作中,作者生动形象、通俗易懂地向我们展示了土豆可能发挥的作用。

阿爸,咱们去看萤火虫



季 先著
类型: 随笔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22年4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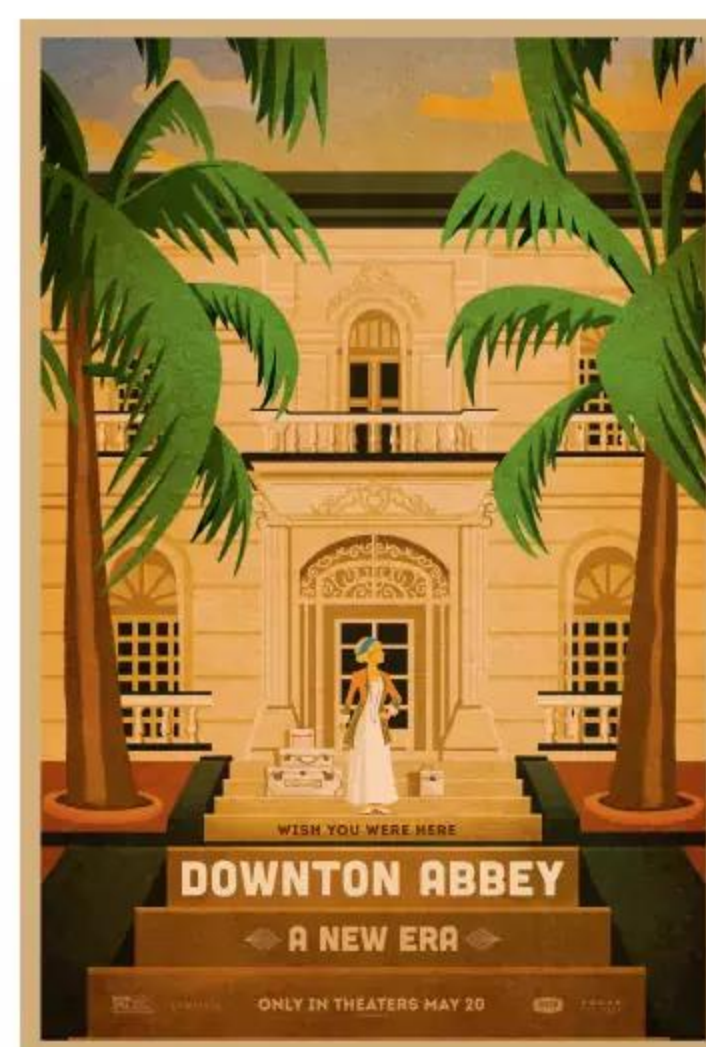
父亲偏瘫,生活无法自理;母亲经历几场大病,身体每况愈下。自1990年起,三哥叔先独自一人在老家照料患病双亲,30多年来,从身体到心理,经受了常人不能想象之艰难。远嫁的女儿季先历时一年,拍下一万多张照片,写下10多万字,真实见证三哥的不易和亲情的温暖。对亲人的眷恋,对生命脆弱和晚年艰难的焦虑等复杂情绪,都在纸页上汨汨流淌。

特别推荐：唐顿庄园2

导演：西蒙·柯蒂斯

主演：米歇尔·道克瑞 休·博纳维尔等

基于剧集改编而来的电影版《唐顿庄园2》带给创作者不少难题。一方面，取悦老粉丝几乎是必然要做到的功课；另一方面，也要让不熟悉甚至没看过剧集的观众可以流畅地欣赏影片——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也有趣地暗合了影片表达的理念：勇敢接受挑战，努力保持本心。如何做到？这既是片中一百多年前的人物面临的问题，更是当下急剧变化的世界中，摆在你我眼前的困局。



慢慢思考：永别了，霍夫曼先生

导演：弗雷德·卡瓦耶

主演：丹尼尔·奥特伊 吉尔·勒卢什 莎拉·纪欧多

在纳粹开始有计划地抓捕犹太人之前，珠宝设计师与制造商霍夫曼无奈地将自己的店铺转让给刚雇用不久的伙计弗朗索瓦，然而他在成功送走妻子儿女之后，却因形势急剧恶化被迫留下，由此产生一段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在制造人性面临两难选择的困境方面，法国电影几乎从不让人失望：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历史中的人会出卖灵魂以求苟安，还是听从良知身陷险境？

音乐：安可曲

表演者：罗大佑

这是罗大佑首次发行的翻唱专辑，尽管是翻唱，仍然意味深长。11首老歌或多或少都与他的生命经验密切相关：台湾南部地区的民谣《草螟弄鸡公》，周璇原唱的《永远的微笑》……无一不是这位华语乐坛标志性人物的心头好，也牵引着动人的回忆与珍贵的情感。《安可曲》是罗大佑为在当下努力生活的歌迷献上的贴心安慰，尽管嗓音粗粝，却难掩真挚。



撰文
阿阿

圈子是不会自己出现的

文 | 叶倾城

年轻女孩问我：“叶老师，你有没有碰到过那种情况，自己愿意出门社交，却苦于自己的社交圈子太小，该怎么办呢？”

实话实说，30年前，我就天天听人讲“圈子小”：学生当然圈子小，每天困在校园里；上班族每天多数时间只能见到同事；全职妈妈的圈子小到几乎只有家庭……甚至包括所谓“圈子大”的一些行业，比如记者、空乘等，也并非如传言所说那样社交多么广泛。

我一直因此困惑不解，直到我去了报社工作，才发现，在同样的岗位上，记者与记者也是不同的。

爱社交的A做一次采访就能多一堆人的联系方式；他喜欢某支乐队，宁愿自己掏钱买票为乐队拉观众；报社里来了位某行业大咖，他立马就去结交。

好清净的B永远坐在同一个位置上，采访就只是采访，按部就班地完成；他在单位与人相处得还好，但也仅限于工作来往的那些人，他断然不会和人闲聊。

A与B在同一家报社，做同一份工作，而他们的发展截然不同。在纸媒行业刚要走下坡路时，A就开始下海创业，投资人、合伙人都是他在做记者时认识的；B在报社倒闭之后，上网投简历、找工作，问他为什么不请同行帮自己内推，他答：“圈子小，不认识人。”

B没有说谎，不管做什么工作，如果每天只跟固定的人打交道，圈子怎么会变大呢？

同样，如果你在生活中，只认识同学、同事、亲戚，不与邻居攀谈，也不乐于与网友联络，又怎么会有大圈子呢？

年轻人，很多时候你或许以为会有“圈子”存在：一个盛大的游乐场，所有设施都安排得停停当当，你只需要找到门，买门票，排队进入。

可惜，并非如此。

每个人的圈子，其实都是一个“以自己为太阳的太阳系”，是围绕着自己的能力、个性、人脉而营造出来的。

不拿当下举例子了。假如你早出生几十年，想学习文学，有人带你认识了某位著名作家，但你不识之无，那与他能有共同语言吗？能与他建立起有效联系吗？即便你后来出了书，请他作序，他理你吗？

所以，圈子是要自己营造的。

工作中，多做事，多参加行业交流，多认识行业上游与下游的人，多帮人——唯有你帮人，人才可能帮你。这样，迟早会建立起圈子。

如果天天觉得“职场上不可能有真心朋友”，对谁都设防，是不可能建立起圈子来的。

谈恋爱、交朋友，要有生活圈子；打羽毛球，要找到球友圈子；户外徒步，要进入户外圈；看音乐剧，进入音乐剧爱好者的圈子。一点儿不开玩笑，我有一个30多岁才结婚的女性朋友，她舅舅踢足球时跟自己的球友说，自家有一个30多岁的外甥女；另一人说，自己有一个30多岁的侄子，只是远了点儿，在西藏服役。

他们就这样认识、结婚、生俩娃，男的也已转业回来了，挺幸福的。

这就是普通人的圈子：自己链接上他人，他人再链接上他人，环环相扣，延展延伸，形成一个大圈子。

圈子大了，自然什么都有了。◆

【独门秘籍】期待你的来信：你正在为爱情烦恼？人际关系让你头痛不已？经常觉得没有朋友、无人理解？欢迎来信，我们将和你一起寻求答案。



来信请发邮件至：

yczhengwen@qq.com

书香陇原

自2014年开始
“全民阅读”连续九年
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读者出版集团时指出：“要提倡多读书，建设书香社会，不断提升人民思想境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就能更加厚重深邃。为人民提供更多优秀精神文化产品，善莫大焉！”

保护祁连山生态环境 保护祁连山冰川 保护河西走廊的生命线

祁连山保护区是河西生态系统的主体，
具有调节气候、涵养水源、调节河川径流、保护生物多样性、
维护区域生态平衡的功能。
加强祁连山生态保护刻不容缓。



公益广告

公益广告

邮发代号：28-221

定价：13元

惊喜价：10元